

陽明先生道學鈔

先生龍場書卷之三

瘞旅文

答毛憲副

與安宣慰

與安宣慰

與安宣慰

象祠記

共六首

○○○瘞旅文

維正德四年秋月三日。有吏目云自京來者。不知其名氏。携一子一僕。將之任過龍場。投宿土苗家。予從籬落間望見之。陰雨昏黑。欲就問訊。北來事不果。明早遣人覘之。已行矣。薄午。有人自蜈蚣坡來云。一老人死坡下。傍兩人哭之哀。予曰。此必吏目死矣。傷哉。薄暮。復有人來云。坡下死者二人。傍一人坐歎詢其狀。則其子又死矣。明日復有人來云。見坡下積尸三焉。則其僕

又死矣。嗚呼傷哉。念其暴骨無主。將二童子持  
畚鍤往瘞之。二童子有難色。然子曰嘻。吾與爾  
猶彼也。二童憫然涕下。請往就其傍山麓爲三  
坎埋之。又以隻鷄飯三盂。嗟吁涕洟而告之曰。  
嗚呼傷哉。繫何人。繫何人。吾龍場驛丞。餘姚王  
守仁也。吾與爾皆中土之產。吾不知爾郡邑。爾  
烏爲乎來爲茲山之鬼乎。古者重去其鄉。遊宦  
不踰千里。吾以竄逐而來此。宜也。爾亦何辜乎。  
聞爾官吏目耳。俸不能五斗。爾率妻子躬耕可。

有也。烏爲乎。以五斗而易爾。七尺之軀。又不足而益以爾子與僕乎。嗚呼。傷哉。爾誠戀茲五斗而來。則宜欣然就道。烏爲乎。吾昨望見爾容。蹙然。蓋不任其憂者。夫衝冒霧露。扳援崖壁。行萬峰之頂。饑渴勞頓。筋骨疲憊。而又瘴厲侵其外。憂鬱攻其中。其能以無死乎。吾固知爾之必死。然不謂若是其速。又不謂爾子爾僕亦遽爾奄忽也。皆爾自取。謂之何哉。吾念爾三骨之無依而來。瘞爾。乃使吾有無窮之愴也。嗚呼。傷哉。縱

不爾瘞幽崖之狐成群陰壑之虺如車輪亦必  
能葬爾於腹不致久暴露爾爾旣已無知然吾  
何能爲心乎自吾去父母鄉國而來此三年矣  
歷瘴毒而苟能自全以吾未嘗一日之戚戚也  
今悲傷若此是吾爲爾者重而自爲者輕也吾  
不宜復爲爾悲矣吾爲爾歌爾聽之歌曰連峰  
際天兮飛鳥不通遊子懷鄉兮莫知西東莫知  
西東兮維天則同異域殊方兮環海之中達觀  
臨寓兮奚必予宮覓兮覓兮無悲以恫又歌以

慰之曰。與爾皆鄉土之離兮。蠻之人言語不相  
知兮。性命不可期。吾苟死於茲兮。率爾子僕來  
從予兮。吾與爾遨以嬉兮。驂紫彪而乘文螭兮。  
登望故鄉而噓唏兮。吾苟獲生歸兮。爾子爾僕  
尚爾隨兮。無以無侶悲兮。道傍之塚累累兮。多  
中土之流離兮。相與呼嘯而徘徊兮。殄風飲露  
無爾饑兮。朝友麋鹿暮猿與栖兮。爾安爾居兮。  
無爲厲於茲墟兮。

○○○答毛憲副

昨承遣人喻以禍福利害。且令勉赴太府請謝。此非道誼深情。決不至此。感激之至。言無所容。但差人至龍場陵侮。此自差人挾勢擅威。非大府使之也。龍場諸夷與之爭鬪。此自諸夷憤慍不平。亦非某使之也。然則大府固未嘗辱某。某亦未嘗傲大府。何所得罪而遽請謝乎。跪拜之禮。亦小官常分。不足以爲辱。然亦不當無故而行之。不當行而行。與當行而不行。其爲取辱一。



也。廢逐小臣，所守以待死者，忠信禮義而已。又  
棄此而不守，禍莫大焉。凡禍福利害之說，某亦  
嘗講之。君子以忠信爲利，禮義爲福。苟忠信禮  
義之不存，雖祿之萬鍾，爵以侯王之貴，君子猶  
謂之禍與害。如其忠信禮義之所在，雖剖心碎  
首，君子利而行之，自以爲福也。况於流離竄逐  
之微乎。某之居此，蓋瘴癘蠱毒之與處，魑魅魍  
魎之與遊，日有三死焉。然而居之泰然，未嘗以  
動其中者，誠知生死之有命，不以一朝之患而

忘其終身之憂也。太府苟欲加害，而在。我誠有以取之，則不可謂無憾。使吾無有以取之，而橫罹焉。則亦瘡癘而已。爾蠱毒而已。爾魍魎魍魎而已。爾吾豈以是而動吾心哉。執事之論，雖有所不敢承。然因是而益知所以自勵，不敢苟有所隳墮。則某也受教多矣。敢不頓首以謝。

○○與安宣慰

某得罪 朝廷而來。惟竄伏陰厓幽谷之中。以  
禦魍魎。則其所宜。故雖夙聞使君之高誼。經旬  
月而不敢見。若甚簡伉者。然省愆內訟。痛自削  
責。不敢比數於冠裳。則亦逐臣之禮也。使君不  
以爲過。使廩人餽粟。庖人餽肉。園人代薪水之  
勞。亦寧不貴使君之義而諒其爲情乎。自惟罪  
人。何可以辱守土之大夫。懼不敢當。輒以禮辭。  
使君復不以爲罪。昨者又重之以金帛。副之以

鞍馬禮益隆情益至某益用震悚是重使君之  
辱而甚逐臣之罪也愈有所不敢當矣使者堅  
不可卻求其說而不得無已其周之乎周之亦  
可受也敬受米二石柴炭鷄鶩悉受如來數其  
諸金帛鞍馬使君所以交於卿士大夫者施之  
逐臣殊駭觀聽敢固以辭伏惟使君處人以禮  
恕物以情不至再辱則可矣

○○○與安宣慰

減驛事。非罪人所敢與聞。承使君厚愛。因使者至。閒問及之。不謂其遂達諸左右也。悚息。悚息。然已承見詢。則又不可默。凡朝廷制度。定自祖宗。後世守之。不可以擅改。在朝廷。且謂之變亂。况諸侯乎。縱朝廷不見罪。有司者將執法以繩之。使君必且無益。縱遂幸免於一時。或五六年。或八九年。雖遠至二三十年矣。當事者猶得持典章而議其後。若是則使君何利焉。使

君之先自漢唐以來千幾百年土地人民未之或改所以長久若此者以能世守天子禮法竭忠盡力不敢分寸有所違是故天子亦不得踰禮法無故而加諸忠良之臣不然使君之土地人民富且盛矣朝廷悉取而郡縣之其誰以爲不可夫驛可減也亦可增也驛可改也宣慰司亦可革也由此言之殆甚有害使君其未之思邪所云奏功陞職事意亦如此夫剗除寇盜以撫綏平良亦守土之常職今縷舉以要賞則

朝廷平日之恩寵祿位。願將欲以何爲。使君爲  
參政亦已。非設官之舊。今又干進不已。是無抵  
極也。衆必不堪。夫宣慰守土之官。故得以世有  
其土地人民。若參政則流官矣。東西南北。唯  
天子所使。朝廷下方尺之檄。委使君以一職。  
或閩或蜀。其敢弗行乎。則方命之誅。不旋踵而  
至。捧檄從事。千百年之土地人民。非復使君有  
矣。由此言之。雖今日之參政。使君將恐辭去之  
不速。其又可再乎。凡此以利害言。揆之於義。反

之於心。使君必自有不安者。夫拂心違義而行。衆所不與。鬼神所不嘉也。承問及不敢不以正對。幸亮察。



○○○與安宣慰

阿賈阿札等畔宋氏爲地方患。傳者謂使君使之。此雖或出於妬婦之口。然阿賈等自言使君嘗錫之以氈刀。遺之以弓弩。雖無其心。不幸乃有其迹矣。始三堂兩司得是說。卽欲聞之於

朝。旣而以使君平日忠實之故。未必有是。且信且疑。姑令使君討賊。苟遂出軍勦撲。則傳聞皆妄。何可以濫及忠良。其或坐觀逗遛。徐議可否。亦未爲晚。故且隱忍其議。所以待使君者甚厚。

既而文移三至。使君始出。衆論紛紛。疑者將信。喧騰之際。適會左右來獻阿麻之首。偏師出解。洪邊之圍。群公又復徐徐。今又三月餘矣。使君稱疾歸卧。諸軍以次潛回。其間分屯寨堡者。不聞擒斬。以宣國威。唯增剽掠。以重民怨。衆情愈益不平。而使君之民罔所知識。方揚言於人。謂宋氏之難。當使宋氏自平。安氏何與。而反爲之役。我安氏連地千里。擁衆四十八萬。深坑絕地。飛鳥不能越。猿猴不能攀。縱遂高坐。不爲宋氏。

出一卒。人亦卒如我何。斯言已稍稍傳播。不知三堂兩司已嘗聞之否。使君誠久臥不出。安氏之禍必自斯言始矣。使君與宋氏同守土。而使君爲之長。地方變亂。皆守土者之罪。使君能獨委之宋氏乎。夫連地千里。孰與中土之一大郡。擁衆四十八萬。孰與中土之一都司。深坑絕地。安氏有之。然如安氏者。環四面而居。以百數也。今播州有楊愛愷。黎有楊友酉。陽保靖有彭世麒等。諸人斯言苟聞於朝。朝廷下片紙於楊

愛諸人使各自爲戰。共分安氏之所有。蓋朝令而夕無安氏矣。深坑絕地。何所用其險。使君可無寒心乎。且安氏之職。四十八支更迭而爲。今使君獨傳者三世。而群支莫敢爭。以朝廷之命也。苟有可乘之釁。孰不欲起而代之乎。然則揚此言於外。以速安氏之禍者。殆漁人之計。蕭牆之憂。未可測也。使君宜速出軍。平定反側。破衆讒之口。息多端之議。弭方興之變。絕難測之禍。補既往之愆。要將來之福。某非爲人作說客。

者。使君幸熟思之。

○○象祠記

靈博之山有象祠焉。其下諸苗夷之居者咸神而事之。宣慰安君因諸夷之請新其祠屋而請記於予。予曰：毀之乎？其新之也？曰：新之也。何居乎？曰：斯祠之肇也蓋莫知其原。然吾諸蠻夷之居是者自吾父吾祖邇曾高而上皆尊奉而禋祀焉。舉之而不敢廢也。予曰：胡然乎？有庠之祠。唐之人蓋嘗毀之。象之道以爲子則不孝。以爲弟則傲。斥於唐而猶存於今。毀於有庠而

猶盛於茲土也。胡然乎。我知之矣。君子之愛若人也。推及於其屋之烏。而况於聖人之第乎哉。然則祀者爲舜。非爲象也。意象之死。其在于羽。既格之後乎。不然。古之驚桀者。豈少哉。而象之祠獨延於世。吾於是益有以見舜德之至。入人之深。而流澤之遠且久也。象之不仁。蓋其始焉爾。又烏知其終之不見化於舜也。書不云乎。克諧以孝。烝烝乂。不格姦。瞽瞍亦允若。則已化而爲慈父。象猶不第。不可以爲諧。進治於善。則不

至於惡不抵於姦則必入於善信乎象蓋已化於舜矣孟子曰天子使吏治其國象不得以有爲也斯蓋舜愛象之深而慮之詳所以扶持輔導之者之周也不然周公之聖而管蔡不免焉斯可以見象之既化於舜故能任賢使能而安於其位澤加於其民既死而人懷之也諸侯之卿命於天子蓋周官之制其殆倣於舜之封象與吾於是益有以信人性之善天下無不可化之人也然則唐人之毀之也據象之始也今之



諸夷之奉之也。承象之終也。斯義也。吾將以表  
於世。使知人之不善。雖若象焉。猶可以改。而君  
子之修德及其至也。雖若象之不仁。而猶可以  
化之也。

先生廬陵書卷之四

廬陵縣公移

一首

○○○廬陵縣公移

廬陵縣爲乞蠲免以蘇民困事准本縣知縣王  
關查得正德四年十一月二十六日本縣抄  
蒙本府紙牌抄奉 欽差鎮守江西等處太監  
王 鈞牌差吏龔彰賫原發銀一百兩到縣備  
仰掌印官督同主簿宋海拘集通縣粮里收買  
葛紗比因知縣員缺主簿宋海管徵錢粮典史  
林嵩部粮止有縣丞楊融署印又蒙上司絡繹  
行委摧提勘合人犯印信更替不一正德五年

三月十八日本職方纔到任隨蒙府差該吏郭孔茂到縣守併當拘糧里陳江等着令領價收買據各稱本縣地方自來不產葛布原派歲額亦不曾開有葛布名色惟於正德二年蒙差鎮守太監姚案行本布政司備查出產葛布縣分行令依時採辦無產縣分量地方大小出銀解送收買本縣奉派折銀一百五兩當時百姓嗷嗷衆口騰沸江等迫於徵催一時無由控訴只得各自出辦賠贖正德四年仍前一百

五兩又復忍苦陪解今來復蒙催督買辦又在  
前項加派一百五兩之外百姓愈加驚惶恐自  
此永爲定額遺累無窮兼之歲辦料杉楠木炭  
牲口等項舊額三千四百九十八兩今年增至  
一萬餘兩比之原派幾於三倍其餘公差往來  
騷擾刻剥日甚一日江等自去年以來前後賠  
賍七十餘兩皆有實數可查民產已窮征求未  
息况有旱災相仍疾疫大作比巷連村多至闔  
門而死骨肉奔散不相顧療幸而生者又爲征

求所迫弱者逃竄流離強者羣聚爲盜攻劫鄉村日無虛夕今來若不呈乞寬免切恐衆情忿怨一旦激成大變爲此連名具呈乞爲轉申祈免等情據此欲爲備由申請間驀有鄉民千數擁入縣門號呼動地一時不辯所言大意欲求寬貸倉卒誠恐變生只得權辭慰解諭以知縣自當爲爾等申請上司悉行蠲免衆始退聽徐徐散歸本月初七日復蒙鎮守府紙牌催督前事并提當該官吏看得前項事件既已與民相

約豈容復肆科歛非惟心所不忍兼亦勢有難  
行參照本職自到任以來卽以多病不出未免  
有妨職務坐視民困而不能救心切時弊而不  
敢言至於物情忿激擁衆呼號始以權辭慰諭  
又復擅行蠲免論情雖亦紓一時之急據理則  
亦非萬全之謀既不能善事上官又何以安處  
下位苟欲全信於民其能免禍於已除將原發  
銀兩解府轉解外合關本縣當道垂憐小民之  
窮苦俯念時勢之難爲特賜寬容悉與蠲免其

有遲違等罪止坐本職一人卽行罷歸田里以爲不職之戒中心所甘死且不朽等因備關到縣准此理合就行



先生南贛書卷之五

綏柔流賊

告諭村寨

選棟民兵

案行廣東福建領兵官進勦事宜

十家牌法告諭各府父老子弟

兵符節制

勦捕漳寇方畧牌

攻治盜賊二策疏

申明賞罰以勵人心疏

議處河源餘賊

添設清平縣治疏

換勅謝恩疏

批廣東韶州府留兵防守申

批嶺東道額編民壯呈

咨報湖廣巡撫右副都御史秦防賊奔竄

征勦橫水桶岡分委統哨牌

橫水桶岡捷音疏

告諭泐頭巢賊

申諭十家牌法

批嶺西道立營防守呈

批嶺北道攻守機宜呈

申行十家牌法

獎勵湖廣統兵叅將史春牌

牌行招撫官

批將士爭功呈

辭免恩廕乞以原職致仕疏

祭泐頭山神文

泐頭捷音疏

與王晉溪司馬書

共十一首

○○○綏柔流賊

據左江道叅議等官汪必東等呈稱古陶白竹石馬等賊近雖誅勦然尚有流出府江諸處者誠恐日後爲患乞調歸順土官岑懃兵一千名萬承龍英共五百名或韋貴兵一千名任劄平南桂平衡要地方及該府知府程雲鵬等亦申量留湖兵及調武靖州狼兵防守等因始觀論議似亦區畫經久之圖徐考成功終亦支吾目前之計蓋用兵之法伐謀爲先處夷之道攻心

爲上。今各徭征勦之後。有司卽宜誠心撫恤。以安其心。若不服其心而徒欲久留湖兵。多調狼卒。憑藉兵力。以威劫把持。謂爲可久之計。則亦未矣。殊不知遠來客兵。怨憤不肯爲用。一也。供饋之需。稍不滿意。求索訾詈。將無抵極。二也。就居民間。騷擾濁亂。易生讐隙。三也。困頓日久。資財耗竭。適以自弊。四也。欲借此以衛民。而反爲民增一苦。欲借此防賊。而反爲吾招一寇。各官之意。豈不虞各賊乘間突出。故欲振揚兵威。以

苟幸目前之無事，抑亦不睹其害矣。前歲湖兵之調，既已大拂其情，乃今復欲留之，其可行乎？夫刑賞之用，當而後善有所勸，惡有所懲。勸懲之道，明而後政得其安。今稔惡各徭，舉兵征勦，刑既加於有罪矣。然破敗奔竄之餘，卽欲招撫，彼亦未必能信。必須先從其傍，良善各巢加厚撫恤，使爲善者益知所勸，而不肖與之相連相比，則惡黨自孤，而其勢自定。使良善各巢傳道引論，使各賊咸有回心向化之機，然後吾之招

撫可得而行。而凡綏懷御制之道。可以次而舉矣。夫柔遠人而撫戎狄。謂之柔與撫者。豈專恃兵甲之盛。威力之強而已乎。古之人能以天地萬物爲一體。故能通天下之志。凡舉大事。必順其情而使之。因其勢而導之。乘其機而動之。及其時而與之。是以爲之。但見其易而成之。不見其難。此天下之民所以陰受其庇而莫知其功之所自也。今皆反之。豈所見若是其相遠乎。亦由無忠誠惻怛之心。以愛其民。不肯身任地方。



利害爲久遠之圖。凡所施爲。不本於精神心術。而唯事補轉掇拾支吾粉飾於其外。以苟幸吾身之無事。此蓋今時之通弊也。合就通行計處。仰抄案回道。卽行知府程雲鵬。共同指揮周胤宗。及各縣知縣等官。親至已破賊巢各鄰近良善村寨。以次加厚撫恤。給以告示稿。以魚鹽待以誠信。敷以德恩。喻以朝廷。所以誅勦各賊者。爲其稔惡不悛。若爾等良善守分村寨。我官府何嘗輕動爾等一草一木。爾等各宜益堅向。

善之心毋爲彼所屬惑搖動從而爲之推選衆所信服立爲會長以連屬之優其禮待厚其犒賞以漸綏來調習使之日益親附又喻以稔惡各賊彼若不改一征不已至於再再征不已至於三至於四五至於六七必使滅絕而後已此後官府若行勦除爾等但要安心樂業無有驚疑若各賊果能改行遷善實心向化今日來投今日卽待以良善卽開其自新之路決不追旣往之惡爾等卽可以此意傳告開諭之我官府

亦未嘗有必欲殺彼之心。若彼賊果有相引來投者，亦就實心撫安，招來之量，給鹽米爲之經紀生業，亦就爲之選立酋長，使有統率，毋令渙散。一面清查侵占田地，開立里甲，以息日後之爭。禁約良民，毋使乘機報復，以激其變。如農夫之植嘉禾，而去稂莠，深耕易耨，芸苗灌溉，專心一事，勤誠無惰，必有秋獲。夫善者益知所勸，則助惡者日衰。惡者益知所懲，則向善益衆。此撫柔之道，而非專有恃於兵甲者也。至於本院近

行十家牌論誠亦弭盜安民之良法而今之有司槩以虛文抵塞莫肯實心推求舉行雖已造冊繳報而尚不知其間所屬何意所處地方該道仍要用心督責整理誠使此法一行則不待調發而處處皆兵不待屯聚而家家皆兵不待蓄養而人人皆兵無餽運之勞而糧餉足無關隘之設而守禦固習之愈久而法愈精行之彌廣而功彌大其前項區處摘調之兵有虛名而無實用可張皇於暫時而不可施行於永久者

勞逸煩簡相去遠矣。唯有

該府議欲散撤雇

倩機快等項調取武靖州土兵使之就近防守  
一節區畫頗當。然以三千之衆而當在一處屯  
頓坐食亦未得宜。必須分作六班。每五百名爲  
一班。每兩箇月日而更一次。若有鵬勦等項然  
後通行起調。然必須於城市別立營房。毋使與  
民雜處。然後可免於騷擾嫌隙。蓋以十家牌門  
之兵而爲守土安民之本。以武靖起調之兵而  
備追捕勦截之用。此亦經權交濟相須之意。合

就准行、仰該道仍將行糧等項再議停當備行  
該州土目人等遵照奉行、自今以後免其秋調  
各處哨守等役專在潯州地方聽憑守備叅將  
調用、凡遇緊急調取卽要星火馳赴信地不得  
遲違時刻、守巡各官仍要時加戒諭、撫輯毋令  
日夕玩弛、又成虛應故事、本院疎才多病精力  
不足不能躬親細務、獨其憂患地方欲爲建立  
久安長治一念真切自不能已、是以不覺其言  
之叨叨、各官務體此意毋厭其多言而必務爲

細繹毋謂其迂遠而必再與精思務竭其忠誠  
務行其切實同心協德共濟時艱通行總鎮總  
兵鎮巡等衙門知會仍行三司各道守巡守備  
等官事有相類者悉以此意推而行之發去魚  
鹽或有不足再行計處定奪

○○○告諭村寨

近因牛腸等寨積年稔惡是以舉兵征勦爾等良善村寨我官府自加撫恤決無侵擾各宜益堅爲善之心共享太平之樂其間平日縱有罪犯從今但能中心改過官府決不追論舊惡毋自疑沮或爲彼所扇惑自取滅亡後悔無及就使已勦餘黨果能悔罪自新官府亦待以良善一體撫恤若是長惡不悛一勦十勦至於百勦必加殄滅斷不虛言爾等各寨爲善爲惡日後



中庸  
卷之三  
十一  
自見各宜知悉

○○○選棟民兵

照得撫屬地方界連四省山谷險隘林木茂深盜賊所盤三居其一乘間劫掠大爲民患本院繆當巡撫專以弭盜安民爲職欽奉勅諭一應軍馬錢糧事宜得以徑自區畫蒞任以來甫及旬日雖未遍歷各屬且就贛州一府觀之財用耗竭兵力脆寡衛所軍丁止存故籍府縣機快半應虛文禦寇之方百無足恃以此例彼餘亦可知夫以羸卒而當強寇猶驅羣羊而攻猛

虎必有所不敢矣。是以每遇盜賊猖獗，輒復會

奏請兵，非調土軍，卽情狼達往返之際，輒已  
經年糜費，所須動逾數萬。逮至集兵舉事，卽已  
魁颯潛形，曾無可勦之賊。稍俟班師旋旅，則又  
鼠狐聚黨，復皆不軌之羣。良由素不練兵，倚人  
成事。是以機宜屢失，備禦益弛。徵發無救於瘡  
痍，供饋適增其荼毒。羣盜習知其然，愈肆無憚。  
百姓謂莫可恃，競亦從非。夫事緩則坐，縱烏合  
勢急，廼動調狼兵，一皆苟且之謀。此豈可常之

策古之善用兵者驅市人而使戰假間戍以與師豈以一州八府之地遂無奮勇敢戰之夫事豫則立人存政舉近據江西分巡嶺北道兵備副使楊璋呈將所屬各縣機快通行揀選委官統領操練卽其處分當亦漸勝於前但此等機快止可護守城郭隄備關隘至於搗巢深入摧鋒陷陣恐亦未堪爲此案仰四省各兵備官於各屬弩手打手機快等項挑選驍勇絕羣膽力出衆之士每縣或多十餘人或少八九輩務求

魁傑異材缺則縣賞召募大約江西福建二兵備各以五六百名爲率廣東湖廣二兵備各以四五百名爲率中間若有力能扛鼎勇敵千人者優其廩餼署爲將領召募犒賞等費皆查各屬商稅贓罰等銀支給各縣機快除南贛兵備已行編選外餘四兵備仍於每縣原額數內揀選精壯可用者量留三分之一就委該縣能官統練專以守城防隘爲事其餘一分揀退疲弱不堪者免其着役止出工食道解該道以益召

募犒賞之費。所募精兵專隨各兵備官屯劄。別選素有膽畧各屬官員分隊統押教習之方。隨材異技器械之備因地異宜日逐操演聽候徵調各官常加考校以核其進止金鼓之節本院間一調遣以習其往來道途之勤資裝素具遇警卽發聲東擊西舉動由已運機設伏呼吸從心如此則各縣屯戍之兵既足以護防守截而兵備募召之士又可以應變出奇盜賊漸知所畏而革心平良益有所恃而無恐然後聲罪之

義克振撫綏之仁可施弭盜之方斯惟其要本  
院所見如此其間尚有知慮未周措置猶缺者  
又在各官酌量潤色務在盡善期於可久亮愛  
民憂國之心既無不同則拯溺救焚之圖自不  
容緩案至即便舉行或有政務相妨未能一一  
親詣先行各屬精爲選發先將召募所得姓名  
及措置支費銀糧陸續呈報事完之日通造文  
冊以憑查考

○○○案行廣東福建領兵官進勦事宜

據福建廣東按察司等衙門備呈到院看得兩省勦捕事宜設施布置頗已詳備誠使諸將齊心軍士用命並舉夾攻已有必克之勢但事干各省舉動難一頓兵既久變故旋生則謀笑機宜旬日頓異亦難各守初議執爲定說照得福建軍務整緝既久兼有海滄演城政和諸處打手足可濟事諸將咸有以功贖罪之心意氣頗銳當道亦皆協謀并力期收克捷之功利在速



戰若當集謀之始掩賊不備奮擊而前成功可必今既曠日持久聲勢彰聞各巢賊黨必皆連絡糾合阻阱設械以禦我師其爲奸計當亦日加險密至於今日已爲持久之師且宜示以寬懈待間而發而猶執其乘機之說張皇於外以堅賊志是謂知吾卒之可擊而不知敵之未可擊也廣東之兵集謀稍緩聲威未震意在倚重狼達土軍然後舉事利於持久是亦慎重周悉之謀諸賊聞之雖相結聚尚候土兵之集以卜

戰期其備必猶懈弛。若因形之以緩乘此機。候正可奮怯爲勇。變弱爲強。而猶執其持重之說。必候土軍之至。以坐失事機。是徒知吾卒之未可擊。而不知敵之正可擊也。善用兵者。因形而借勝於敵。故其戰勝不復。而應形於無窮。勝負之筭。間不容髮。烏可執滯。除江西南贛地方。凡通賊關隘。已行兵備。副使楊璋。委官隄備。截殺。及將進勦。方畧各另。差人封付。福建僉事胡璉。廣東僉事顧應祥。會同守巡等官。密切遵依。

行事外、仰抄案回司、卽行各官、務要同心協德、乘間而動、毋得各守一見、糜軍債事、一應進止、不必呈稟、以致悞事、領軍等官、隨機應變、就便施行、一面呈報、如復彼此偏執、失悞軍機、定行從重叅拏、決不輕貸。

○十家牌法告諭父老子弟

本院奉命巡撫是方，惟欲翦除盜賊，安養小民，所恨才力短淺，智慮不及。雖懷愛民之心，未有愛民之政。父老子弟，凡可以匡我之不逮，苟有益於民者，皆有以告我。我當商度其可以次舉行。今爲此牌，似亦煩勞爾衆。中間固多詩書禮義之家，吾亦豈忍以狡詐待爾良民。便欲防奸革弊，以保安爾良善，則又不得不然。父老子弟，其體此意。自今各家務要父慈子孝，兄愛弟

敬夫和婦隨長惠幼順小心以奉官法勤謹以  
辦國課恭儉以守家業謙和以處鄉里心要  
平恕毋得輕意念爭事要含忍毋得輒興詞訟  
見善互相勸勉有惡互相懲戒務興禮讓之風  
以成敦厚之俗吾愧德政未敷而徒以言教父  
老子第其勉體吾意毋忽

輪牌人每日仍將告諭省曉各家一番  
十家牌式

某縣某坊

某人某籍

某人某籍

某人某籍

某人某籍

某人某籍

某人某籍

某人某籍

某人某籍

某人某籍

某人某籍

右甲尾某人

右甲頭某人

此牌十家輪日收掌每日酉牌時分持牌到各家照粉牌查審某家今夜少某人住某處幹某事某日當回某家今夜多某人是某姓名從某處來幹某事務要審問的確仍通報各家知會若事有可疑卽行報官如或隱蔽事發十家同罪

各家牌式

某縣某坊民戶某人

某坊都里長某下甲首軍戶則云某所總旗  
小旗某下匠戶則云某里甲下某色匠客戶  
則云原籍某處某里甲下某色人見作何生  
理當某處差役有寄庄田在本縣某都原買  
某人田親徵保住人某某若官戶則云某衙  
門某官下舍人舍餘

若官戶不報馬庄田在牌者日後來告有庄



田皆不准不報寫原籍里甲卽係來歷不明  
卽須查究

男子幾丁

某

某項官見任致仕  
在京聽選或在家

某

某處生  
員吏典

某

治何生業成下未成  
丁或往何處經營

某

見當某  
差役

某

有何技能  
或患廢疾

某

某

某

見在家幾丁  
行格填寫

若人丁多者牌許增濶量添

一婦女幾口

一門面屋幾間

係自己屋或  
典賃某人屋

一寄歇客人

某人係某處人到此作何生理  
一名名開寫淨票寫帖客去則

揭票無  
則云無

○○兵符節制

先據該道具呈計處武備，以便經久事，議將原選聽調人役，如寧都殺手廖仲器之屬，盡行查出，頂補各縣選退機兵，通拘贛城操演，以備征調。已經批仰施行去後，看得習戰之方，莫要於行伍治衆之法，莫先於分數。所據各兵既集，部曲行伍，合先預定。爲此仰抄案回道，照依定去分數，將調集各兵，每二十五人編爲一伍，伍有小甲五十人爲一隊，隊有總甲二百人爲一哨。

哨有長協哨二人、四百人爲一營。營有官、有叅謀二人、一千二百人爲一陣。陣有偏將二千四百人爲一軍。軍有副將、偏將無定員。臨事而設小甲於各伍之中、選材力優者爲之。總甲於小甲之中、選材力優者爲之。哨長於千百戶義官之中、選材識優者爲之。副將得以罰偏將、偏將得以罰營官、營官得以罰哨長、哨長得以罰總甲、總甲得以罰小甲、小甲得以罰伍衆。務使上下相維、大小相承、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自然。

舉動齊一、治衆如寡、庶幾有制之兵矣。編選既定，仍每伍人給一牌，備列同伍二十五人姓名，使之連絡習熟，謂之伍符。每隊各置兩牌，編立字號，一付總甲，一藏本院，謂之隊符。每哨各置兩牌，編立字號，一付哨長，一藏本院，謂之哨符。每營各置兩牌，編立字號，一付營官，一藏本院，謂之營符。凡遇征調發符比號而行，以防奸偽。其諸緝養訓練之方，旗鼓進退之節，皆要逐一講求，務濟實用，以收成績。事完備造花名手冊。

選院以憑查考發遣

○○○勦捕漳寇方畧牌

據福建廣東布按二司叅議等官張簡等各呈  
勦捕事宜已經行仰遵照案驗施行所有方畧  
恐致泄露不欲備開案內爲此另行牌仰廣東  
嶺東福建汀漳等處兵備僉事顧應祥胡建密  
切會同守巡紀功贊畫等官於公文至日便可  
揚言本院新有明文謂天氣向煖農務方新兼  
之山路崎險林木翳翳若雨水洊至瘴霧驟興  
軍馬深入實亦非便莫若於要緊地方量留打

手。機。兵。操。練。隄。備。其。餘。軍。馬。逐。漸。抽。回。待。秋。收。之。後。風。氣。涼。冷。然。後。三。省。會。兵。齊。進。或。宣。示。遠。近。或。曉。諭。下。人。此。聲。旣。揚。却。乃。大。饗。軍。士。陽。若。犒。勞。給。賞。爲。散。軍。之。狀。實。則。感。激。衆。心。作。興。士。氣。一。面。亦。將。不。甚。緊。關。人。馬。抽。放。一。處。兩。處。以。信。其。事。其。實。所。散。人。馬。亦。可。不。遠。而。復。預。遣。間。牒。探。賊。虛。實。有。間。可。乘。卽。便。齋。糗。銜。枚。連。夜。速。發。當。此。之。時。却。須。捨。却。身。家。有。死。無。生。有。進。無。退。若。一。念。轉。動。便。成。大。言。勁。卒。當。前。重。兵。繼。後。



伺至其地鼓噪而入仍戒當先之士唯在摧鋒  
破陣不許斬取首級後繼重兵止許另分五六  
十騎沿途收斬其餘亦不得輒亂行次違者就  
便以軍法斬首重兵之後紀功贊畫等官各率  
數隊相繼而進嚴整行伍務令鼓噪之聲連亘  
不絕使諸賊逖逖山谷者聞之不得復聚若賊  
首未盡探其所如分兵速躡不得稍緩使賊復  
得爲計已獲渠魁其餘解散黨與平日罪惡不  
大可招納者還與招納不得貪功一槩屠戮乘

勝之餘尤要振兵肅旅如初遇敵不得恃勝懈弛恐生他虞歸途仍將已破賊窠悉與掃蕩經過寨堡村落務禁標掠宜撫恤者卽加撫恤宜處分者卽與處分毋速一時之歸復遺他日之悔本院奉命而來專以節制四省沿邊軍職爲務卽今進兵一應機宜悉宜稟聽本院庶幾事有總領舉動齊一授去方畧敢有故違悉以軍法論處

○○○攻治盜賊二策疏

查得先因地方盜賊日熾，民被荼毒，竊計兵力寡弱，既不足以防遏賊勢，事權輕撓，復不足以齊一人心，乞要申明賞罰，假臣等使得便宜行事，庶幾舉動如意，而事功可成。已經具題間，今復據各呈申前因，臣等叅看得前項賊徒惡貫已盈，神怒人怨，譬之疽癰之在人，身若不速加攻治，必至潰肺決腸，然而攻治之方亦有二說。若陛下假臣等以賞罰重權，使

得便宜行事。期於成功。不限以時。則兵衆既練。號令既明。人知激勵。事無掣肘。可以伸縮自由。相機而動。一寨可攻。則攻一寨。一巢可撲。則撲一巢。量其罪惡之淺深。而爲撫勦。度其事勢之緩急。以爲後先。如此。亦可以省供饋之費。無征調之擾。日剪月削。使之漸盡。灰滅此。則如昔人拔齒之喻。日漸動搖。齒拔而兒不覺者也。然而今此下民之情。莫不欲大舉夾攻。以快一朝之忿。蓋其怨恨所激。不復計慮其他。必須南調兩

廣之狼達西調湖湘之士兵四路並進一鼓成擒庶幾數十年之大患可除千萬人之積冤可雪然此以兵法十圍五攻之例計賊二萬須兵十萬日費千金殆於道路不得操事者七十萬家積粟料財數月而事始集刻期舉謀又數月而兵始交聲迹彰聞賊強者設險以拒敵黯者挾類而深逃迨於鋒刃所加不過老弱脇從且狼兵所過不減於盜轉輸之苦重困於民近年以來江西有姚源之役瘡痍甫起福建有汀漳

之冠軍旅未旋府江之師方集於兩廣偏橋之  
討未息於湖湘兼之杼軸已空種不入土而營  
建所輸四征未已誅求之刻百出方新若復加  
以大兵民將何以堪命此則一拔去齒而兒亦  
隨斃者也夫由前之說則如臣之昧劣實懼不  
足以堪事必擇能者任之而後可若大舉夾攻  
誠可以分咎而薄責然臣不敢以身謀而廢國  
議唯 陛下擇其可否斷而行之

○○○申明賞罰以厲人心疏

據江西按察司整飭兵備帶管分巡嶺北道副使楊璋呈伏覩大明律內該載失誤軍事條領兵官已承調遣不依期進兵策應若承差告報軍期而違限因而失誤軍機者並斬從軍違期條若軍臨敵境託故違期三日不至者斬主將不固守條官軍臨陣先退及圍困敵城而逃者斬此皆罰典也及查得原擬直隸山東江西等處征勦流賊陞賞事例一人并二人爲首就

陣擒斬以次劇賊一名者五兩、二名者十兩、三名者、陞實授一級、不願者、賞十兩、陣亡者、陞一級、俱世襲、不願者、賞十兩、擒斬從賊六名以上至九名者、止陞實授二級、餘功加賞、不及六名、除陞一級之外、扣算賞銀、三人、四人、五人以上、共擒斬以次劇賊一名者、賞銀十兩、均分、從賊一名者、賞五兩、均分、領軍把總等官、自斬賊級、不准陞賞、部下獲功七十名以上者、陞署一級、五百名者、陞實授一級、不及數者、量賞、一人捕



獲從賊一名者賞銀四兩二名者賞八兩三名者陞一級以次劇賊一名者陞署一級俱不准世襲不願者賞五兩此皆賞格也賞罰如此宜乎人心激勸功無不立然而有未能者蓋以賞罰之典雖備然罰典止行於叅提之後而不行於臨陣對敵之時賞格止行於大軍征勦之日而不行於尋常用兵之際故也且以嶺北一道言之四省連絡盜賊淵藪近年以來如賊首謝志珊高快馬黃秀魁池大鬚之屬不時攻城掠

鄉動輒數千餘徒、每每督兵追勦、不過遙爲聲勢、俟其解圍退散、卒不能取決一戰者、以無賞罰爲之激勸耳、合無申明賞罰之典、今後但遇前項賊情、領兵官不拘軍衛有司、所領兵衆有退縮不用命者、許領兵官軍前以軍法從事、領兵官不用命者、許總統兵官軍前以軍法從事、所統兵衆有能對敵擒斬功次、或赴敵陣亡、從實開報、覆勘是實、轉達奏聞、一體陞賞、至若生擒賊徒、鞠問明白、卽時押赴市曹、斬首示衆、庶

使人知警畏亦與見行事例決不待時無相悖  
戾如此則賞罰旣明人心激勵盜賊生發得以  
卽時撲滅糧餉可省事功可見矣具呈到臣卷  
查三省盜賊二三年前總計不過三千有餘今  
據各府州縣兵備守備等官所報已將數萬蓋  
已不啻十倍於前臣嘗深求其故詢諸官僚訪  
諸父老采諸道路驗諸田野皆以爲盜賊之日  
滋由於招撫之太濫招撫之太濫由於兵力之  
不足兵力之不足由於賞罰之不行誠有如副

使楊璋所議者，臣請因是爲。陛下畧言其故，盜賊之性，雖皆兇頑固亦未嘗不畏誅討。夫唯爲之而誅討不及，又從而招撫之，然後肆無所忌。蓋招撫之議，但可偶行於無辜脇從之民，而不可常行於長惡怙終之寇。可一施於回心向化之徒，而不可屢施於隨招隨叛之黨。南贛之盜，其始也被害之民恃官府之威令，猶或聚衆而與之角，鳴之於官，而有司者以爲旣招撫之，則皆置之不問。盜賊習知官府之不彼與也，益

從。而。讐。脇。之。民。不。任。其。苦。知。官。府。之。不。足。恃。亦。  
遂。靡。然。而。從。賊。由。是。盜。賊。益。無。所。畏。而。出。劫。日。  
頻。知。官。府。之。必。將。已。招。也。百。姓。益。無。所。恃。而。從。  
賊。日。衆。知。官。府。之。必。不。能。爲。已。地。也。夫。平。良。有。  
冤。苦。無。伸。而。盜。賊。乃。無。求。不。遂。爲。民。者。困。征。輸。  
之。劇。而。爲。盜。者。獲。犒。賞。之。勤。則。亦。何。苦。而。不。彼。  
從。乎。是。故。近。賊。者。爲。之。戰。守。遠。賊。者。爲。之。鄉。導。  
處。城。郭。者。爲。之。交。援。在。官。府。者。爲。之。間。諜。其。始。  
出。於。避。禍。其。卒。也。從。而。利。之。故。曰。盜。賊。之。日。滋。

由於招撫之太濫者此也。夫盜賊之害，神怒人怨，孰不痛心，而獨有司者必欲招撫之，亦豈得已哉？誠使強兵悍卒，足以殲渠魁而蕩巢穴，則百姓之憤雪，地方之患除，功名立，豈非其所欲哉？然而南贛之兵，素不練，養類皆脆弱驕惰，每遇征發，追呼拘攝，旬日而始集，約束齋遣，又旬日而始至，則賊已稠載歸巢矣。或猶遇其未退，望賊塵而先奔，不及交鋒而已敗，以是禦寇，猶驅羣羊而攻猛虎也。安得不以招撫爲事乎？

故凡南贛之用兵，不過文移調遣，以苟免坐視之罰，應名勦捕，聊爲招撫之媒，求之實用，斷有不敢。何則？兵力不足，則勦捕未必能克；勦捕不克，則必有失律之咎，則必征調日繁，督責日重，糾舉論劾者四面而起，往往坐是而至於落職敗名者，有之。招撫之策行，則可以安居而無事，可以無調發之勞，可以無戴罪殺賊之責，無地方多事，不得遷轉之滯，夫如是，孰不以招撫爲得計？是故寧使百姓之荼毒，而不敢出一卒以

抗方張之虜寧使孤兒寡婦之號哭顛連疾苦之無告而不敢提一旅以忤反招之賊蓋招撫之議其始也出於不得已其卒也遂守以爲常策故曰招撫之太濫由於兵力之不足者此也古之善用兵者驅市人而使戰收散亡之卒以抗強虜今南贛之兵尚足以及數千豈盡無可用乎然而金之不止鼓之不進未見敵而亡不待戰而北何者進而效死無爵賞之勸退而奔逃無誅戮之及則進有必死而退有幸生也何



苦而求必死乎。吳起有云：法令不明，賞罰不信，雖有百萬，何益於用。凡兵之情，畏我則不畏敵，畏敵則不畏我。今南贛之兵，皆畏敵而不畏我，欲求其用，安可得乎。故曰：兵力之不足，由於賞罰之不行者，此也。今朝廷賞罰之典，固未嘗不具，但未申明而舉行耳。古者賞不踰時，罰不後事，過時而賞，與無賞同；後事而罰，與不罰同。况過時而不賞，後事而不罰，其亦何以齊一人心而作興士氣。是雖使韓白爲將，亦不能有所成。

况如臣等腐儒小生才識昧劣而素不知兵亦復何所冀乎議者以南贛諸處之賊連綿數郡蟠據四省非奏調狼兵大舉夾攻恐不足以掃蕩巢穴是固一說也然臣以爲狼兵之調非獨所費不貲兼其所過殘掠不下於盜大兵之興曠日持久聲勢彰聞比及舉事諸賊渠魁悉已逃避所可得者不過老弱脇從無知之民於是乎有橫懼之慘於是乎有妄殺之弊班師未幾而山林之間復已呼嘯成羣此皆往事之已

驗者臣亦近揀南贛之精銳得二千有餘部勒  
操演畧有可觀誠使得以大軍誅討之賞罰而  
行之平時假臣等以便宜行事不限以時而唯  
成功是責則比於大軍之舉臣竊以爲可省半  
費而收倍功臣請以近事證之臣於本年正月  
十五日抵贛卷查兵部所咨申明律例今後地  
方但有草賊生發事情緊急該管官司即便依  
律調撥官軍乘機勦捕應合會捕者亦就調發  
策應但係軍情火速差人申奏敢有遲延隱匿

巡撫巡按三司官，即便叅問，依律罷職，克軍等項發落，雖不係聚眾草賊，但係有名強盜，肆行劫掠，賊勢兇惡，或白晝攔截，或明火持杖，不拘人數多少，一面設法緝捕，即時差人申報合干上司，并具申本部，知會處置。如有仍前朦朧隱蔽，不即申報，以致聚眾滋蔓，貽患地方，從重叅究，決不輕貸。等因題奉好欽依，備行前來。時以前官久缺，未及施行，臣即刊印數千百紙，通行所屬，布告遠近，未及一月，而大小衙門以賊情

來報者接踵亦遂屢有斬獲一二人或五六人七八人者何者兵得隨時調用而官無觀望掣肘則自然無可推託逃避思効其力由此言之律例具存前此唯不申明而舉行耳今使賞罰之典悉從而申明之其獲效亦未必不如是之速也伏望 皇上念盜賊之日熾哀民生之日感憫地方荼毒之愈甚痛百姓冤憤之莫伸特勅兵部俯采下議特假臣等 令旗令牌使得便宜行事如是而兵有不精賊有不滅臣等

亦無以逃其死。夫任不專，權不重，賞罰不行，以致於僨軍敗事。然後選重臣假以總制之權而往拯之，縱善其後已無救於其所失矣。臣才識淺昧，且體弱多病，自度不足以辦此行。從陛下乞骸骨，苟全餘喘於林下。但今方待罪於此，心知其弊，不敢不爲。陛下盡言，陛下從臣之請，使後來者得効其分寸，收討賊之功。臣亦得以少追死罪於萬一。

○○○議處河源餘賊

看得河源等處賊情本院屢經批仰該道會同  
守巡等官從長計議相機勦捕今復據呈看得  
賊勢漸盛民患日深該道旣以兵力勞憊勢未  
能克卽須會同守巡守備等官或親至賊巢或  
於附近賊巢處所屯劄選差知因通賊曉事人  
役齎執告示榜文權且撫諭各賊委曲開譬或  
姑賜以牛酒銀布耕具種子之類令其收衆入  
巢趁時耕作因使吾民亦得躉免防截之役及

時盡力農畝。一面選兵勵士。密切分布哨道。候收歛已畢。各巢亦積有糧米。然後的探虛實。尅期並舉。出其不意。掩其不備。是乃籍兵於民。因糧於賊。非獨可以稍紓目前之急。亦因得以永除日後之患矣。今若兵力不足。既未能勦。又不從權撫。諭任其出沒。往來。則非惟民不安生。窮困愈甚。抑且賊亦失其農業。衣食不給。若非擄掠。何以爲生。是所謂益重吾民之苦。而愈長羣賊之奸。兵糧日耗。後欲圖之功。愈難矣。仰該道



會同守巡守備等官上緊議處施行回報毋得  
徒使往復致釀後艱其各該官司兵快人等不  
論或撫或勦俱要時時操練整束密切隄備不  
得縱弛致有疎虞

○○○添設清平縣治疏

據福建按察司兵備僉事胡璉呈奉本院批據漳州府呈准知府鍾湘關據南靖縣儒學生員張浩然等連名呈稱南靖縣治僻在一隅相離盧溪平和長樂等處地理遙遠政教不及小民罔知法度不時劫掠鄉村肆無忌憚釀成大禍今日動三軍之衆合二省之威雖曰殲厥渠魁掃除黨類此特一時之計未爲久遠之規乞於河頭中營處所添設縣治引帶汀潮喉襟清寧

人煙輳集，道路適均，政教旣敷，盜賊自息。考之近日，龍巖添設漳平，而寇盜以靖。上杭添設永定，而地方以寧。此皆明驗。今若添設縣治，可以永保無虞等情。又據南靖縣義民鄉老曾敦立林大俊等呈稱：河頭地方北與盧溪流恩山岡接徑，西南與平和象湖山接境，而平和等鄉又與廣東饒平縣大傘箭灌等鄉接境，皆係窮險賊巢。兩省民居相距所屬縣治，各有五日之程。名雖分設，都圖實則不聞政教，徃徃相誘出劫。

一呼數千、所過荼毒、有不忍言、正德二年、雖蒙  
統兵勦捕、未曾設有縣治、不過數月、遺黨復興、  
今蒙調兵勦撫、雖少寧息、誠恐漏網之徒、復踵  
前弊、呈乞添設縣治、以控制賊巢、建立學校、以  
移易風俗、庶得久安長治、等因、蒙漳南道督同  
本職、與南靖縣知縣施祥、帶領耆民、曾敦立等、  
并山人洪欽順等、親詣河頭地方、踏得大洋陂、  
背山面水、地勢寬平、周圍量度、可六百餘丈、西  
接廣東饒平、北聯三圍盧溪、堪以建設縣治、合

將南靖縣清寧新安等里漳浦縣二三等都分  
割管攝隨地糧差及看得盧溪枋頭坂地勢頗  
雄宜立巡檢司以爲防禦就將小溪巡檢司移  
建仍量加編弓兵點選鄉夫協同巡邏遇有盜  
賊隨卽撲捕再三審據通都民人合詞執稱南  
靖地方極臨邊境盜賊易生上策莫如設縣况  
今奏凱之後軍餉錢糧尚有餘剩各人亦願鑿  
山採石挑土築城砍伐樹木燒造甃瓦數月之  
內工可告成爲照南靖縣相離盧溪等處委的

寫遠難以隄防管束今欲於河頭添設縣治枋頭坂移設巡檢司外足以控制饒平隣境內足以壓服盧溪諸巢又且民皆樂從不煩官府督責誠亦一勞永逸事頗相應具呈到道呈乞照詳等因奉批看得開建縣治控制兩省徭寨以奠數邑民居實亦一勞永逸之圖但未經查勘奏請仍仰該道會同始議各官再行該府拘集父老子弟及地方新舊居民審度事體斟酌利害如果遠近無不稱便軍民又皆樂從事已舉

興勢難中輟即便具由呈來以憑奏請定奪仍  
一面俯順民情相度地勢就於建縣地內預行  
區畫街衢井巷務要均適端方可以永久無弊  
聽從願徙新舊人民各先占地建屋任便居住  
其縣治學校倉場及一應該設衙門姑且規留  
空址待奏准命下之日以次建立仍一面通  
行鎮巡等衙門公會此係設縣安民地方  
重事各官務要計處周悉經畫審當毋得苟且  
雷同致貽後悔批呈作急勘報等因依蒙拘集

坊郭父老及河頭新舊居民再三詢訪各交口稱便有地者願歸官丈量以建城池有山者願聽上砍伐以助木石有人力者又皆忻然相聚挑築土基業已垂成唯恐上議中止下情難遂等情具呈到臣爲照建立縣治固係禦盜安民之長策但當大兵之後繼以重役竊恐民或不堪臣時督兵其地親行訪詢父老諷咨道路衆口一詞莫不舉首願望仰心樂從旦夕皇皇唯恐或阻臣隨遣人私視其地官府未有教令先



已伐木畚土雜然並作。裹糧趨事相望於道。究其所以皆緣數邑之民積苦盜賊。設縣控禦之。議父老相沿已久。人心冀望甚渴。皆以爲必須如此。而後百年之盜可散。數邑之民可安。故其樂事勸工。不令而速。臣觀河頭形勢。實係兩省賊寨咽喉。今象湖可塘大傘箭灌諸巢。雖已破蕩。而遺孽殘黨。亦寧無有。逃遯山谷者。舊因縣治不立。征勦之後。浸復歸據。舊巢亂亂相承。皆原於此。今誠於其地開設縣治。正所謂撫其背。

而扼其喉盜將不解自散行且化爲善良不然  
不過年餘必將復起其時再聚兩省之兵又糜  
數萬之費圖之已無及矣臣竊以爲開縣治於  
河頭以控制羣巢於勢爲便雖使民甚不欲猶  
將強而從之况其視望欣趨若此亦何憚而不  
爲至於移巡司於枋頭坂亦於事勢有不容已  
蓋河頭者諸巢之咽喉枋頭者河頭之唇齒勢  
必相須兼其事體已有成規不過遷移之勞所  
費無幾臣等皆已經畫區處大畧已備不過數

月可無督促而成民之所未敢擅爲者唯縣治  
學校須命下之日乃舉行耳伏願陛下俯  
念一方荼毒之久深惟百姓永遠之圖下臣等  
所議於該部採而行之設縣之後有不如議臣  
無所逃其責今新撫之民羣聚於河頭者二千  
有餘皆待此以息其反側若失今不圖衆心一  
散不可以復合事機一去不可以復追復有噬  
臍之悔徒使臣等得以為辭然已無救於事矣  
係添設縣治永保地方事理爲此具本請

○○○換 勅謝 恩疏

近准兵部咨爲申明賞罰以勵人心事該臣奏  
該本部覆題節奉 聖旨是王守仁着提督南  
贛汀漳等處軍務換勅與他欽此備咨到臣本  
年九月十一日節該欽奉 勅諭江西南安贛  
州地方與福建汀漳二府廣東南韶潮惠四府  
及湖廣郴州桂陽縣壤地相接山嶺相連其間  
盜賊不時生發東追則西竄南捕則北奔蓋因  
地分各省事無統屬彼此推調難爲處置先年

嘗設有都御史一員、巡撫前項地方、就令督勦盜賊、但責任不專、類多因循苟且、不能申明賞罰以勵人心、致令盜賊滋多、地方受禍、今因所奏、及該部覆奏事理、特改命爾提督軍務、撫安軍民、修理城池、禁革奸弊、一應軍馬錢糧事宜、俱聽便宜區畫、以足軍餉、但有盜賊生發、即便設法調兵勦殺、不許踵襲舊弊、招撫蒙蔽、重爲民患、其管領兵快人等官員、不問文職武職、若在軍前違期、并逗遛退縮者、俱聽軍法從事、生

擒盜賊、鞠問明白、亦聽就行、斬首示衆、斬獲賊  
級、行令各該兵備守巡官、卽時紀驗明白、備行  
江西按察司造冊奏繳、查照陞賞、激勸、欽此、俱  
欽遵外、竊念臣以凡庸、繆膺重寄、思逃罪責、深  
求禍源、始知盜賊之日熾、由於招撫之太濫、招  
撫之太濫、由於兵力之不足、兵力之不足、由於  
賞罰之不明、輒敢忘其僭妄、爲 陛下 一陳其

梗槩、其實言不量力、請非其分、方虞戮辱之及、  
陛下特採該部之議、不唯不加咎謫、而又悉

與施行不唯悉與施行而又隆以新命是蓋曲  
從試可之請不忍以人廢言也勅諭宣布之  
日百姓填衢塞道悚然改觀易慮以爲聖天  
子明見萬里動察幽微占羣策之畢舉知國議  
之有人莫不警懼振發強息其暴僞息其奸怯  
者思奮而勇後者思効而前三軍之氣自倍羣  
盜之謀自阻所謂舞干格苗運於廟堂之上而  
震乎蠻貊之中者也夫過其言而不酬有志者  
之所恥也冒寵榮而不顧自好者不爲也臣固

謝劣亦寧草木無知不思鞭策以報知遇雖其  
才力有所難強而螻蟻之誠決能自盡雖於利  
鈍不可逆睹而狐兔之穴斷期掃平臣不勝感  
恩激切之至



○○○批廣東韶州府留兵防守申

看得本院募兵選士欲弭盜安民正恐地利不能齊一措置或有未周故期各官酌量潤色務求盡善可久今據該府各縣所呈非惟不能弭盜而適以啓盜非徒不能安民而又以擾民此豈本院立法之初意哉行仰各縣掌印官務體本院立法不得已之意各要酌量事勢通融審處苟無不盡之心自無難處之事兵法謂守則不足攻則有餘今各縣所留之兵止於防守而

兵備所選之士將以勦襲防守之兵雖老弱皆  
可以備數而張威勦襲之士非精銳不可以摧  
鋒而陷陣况各縣所留尚有三分之二而兵備  
所取止得三分之一其於大勢未便虧損今取  
三分之一而遂以爲地方不復可守假使原數  
止此亦將別無措置之方耶又况勦襲之兵旣  
集則兵威日振聲東擊西倏來忽往賊將瞻前  
顧後自然不敢輕出各縣防守愈易爲力此於  
事理亦皆明白易見各官類皆徂於因循憚於

振作惟知取私便之爲利而不知妨大計之爲  
害宜各除去偏小之見共爲公溥之謀若復催  
調遲延夾攻在邇已經 奏有成命苟誤軍機  
定以軍法從事

○○○批嶺東道額編民壯呈

據嶺東道巡守官呈議將各額編民壯存留照舊守城并追工食顧募打手調用看得本院自行十家牌式若使有司果能着實舉行則處處皆兵家家皆兵人人皆兵防守之備既密則追捕之兵自可以漸減省以節民財以寬民力但今有司類皆視爲虛文未嘗實心修舉一旦遂將額設民壯三分減一則意外不測之虞果亦有如各官所呈者合且姑從所議將各民壯照

舊存留、備行該道所屬查照施行、仍仰各官務  
要用心舉行十家牌式、不得苟且因循、唯事支  
吾目前、徒倚繁難自弊之術、以爲上策、反視易  
簡久安之法、以爲迂緩、噫、果有愛民之誠心、處  
官事如家事者、其忍言者之諄諄、而聽之乃爾、  
其藐藐邪、凡我各官、戒之敬之、此繳

○○咨報湖廣巡撫右副都御史秦防賊奔竄  
准巡撫湖廣都御史奏 咨云云已經一體欽  
遵施行續據江西嶺北道副使楊璋看得朱廣  
寨等處係桂陽樂平二縣界內賊奔要路今夾  
攻在邇要行各道預發精兵把截又經備行廣  
東湖廣各官起集驍勇機快父子鄉兵選委素  
有能幹官員統領各於賊行要路晝夜嚴加把  
截或遇前賊奔逃就便詳察險易相機截捕或  
先於朱廣魚黃賊所潛逃諸山寨多張疑兵使

賊不敢奔往務要慮出萬全不得墮賊奸計各道仍須分投爪探出奇設伏先事預防但得賊中虛實差人飛報軍門大抵防寇如水四面堤防既固但有一處滲漏必致并力潰決賊所奔逃尚恐不止前項諸處仍行各道再加詢訪但有罅隙即便行文知會互相關防必使皆無蟻穴之漏庶可全收草薶之功今准前因爲照前項各賊屢經夾攻狡猾有素今聞大舉預將妻子搬寄此亦勢所必有照得咨開龔福全李斌

皆已搬送妻子、近往桶岡親識人家、除行嶺北  
道、密行擒拏、一面行文湖廣各官將前項窩戶  
姓名、密切知會、或住近桂陽、或住近上猶、就仰  
各該守把官兵、相機勦捕、外擬合咨報云云



○○征勦橫水桶岡分委統哨牌

據守把金坑等處領兵縣丞舒富等申稱探得各峯賊首聞知湖廣土兵將到集衆劫掠猖熾日甚鑿山開塹爲備益堅又聞於桶岡後山陡絕巖壁結構飛梯自此直入范陽大山延袤千里自來人迹所不能到今皆搬運糧穀設有機隘意在悉力拒戰戰而不勝卽奔入此中截斷飛梯雖有十萬之衆亦無所施其力乞要急爲區處等因到院隨將各峯擒獲賊徒備細研審

亦與所呈略同。照得先經具題及備行兩省。

將各處賊巢以次攻勦。先約湖廣官兵會攻。上猶諸賊未報。但南贛兵力自來疲弱。爲賊所輕。必資湖廣土兵。然後行事。賊見土兵未至。必以爲夾攻。尚遠。今若出其不意。奮兵合擊。先以一哨急趨其後。奪其隘口。賊旣失勢。殆可盡殪。若必俟土兵之至。果如各官所呈。陷賊計中。老師費財。復爲他日之患。追悔何及。本院節准兵部咨題奉。欽依。南贛地方賊情。着都御史王守

仁自行量調官軍設法勦捕及近奉勅諭云云俱聽以軍法從事欽此欽遵除監督守巡官員行令分投先往上猶大庾等處調度催督外本院身督中軍直搗橫水大巢所據各哨官兵合就分委督發依期進勦

一仰贛州府知府邢珣統領後開官兵自上猶石坑進由上稍石溪入磨刀坑過白封龍一面分兵搜茶潭寫井杞州坑正兵經過朱坑早坑入楊梅村攻白藍橫水與都司許清指揮謝昶

姚璽知縣王天與等兵會合共結爲一大營及各選精銳用鄉導分引齎乾糧三日四搜附近各山寨如茶潭寫井杞州坑寨下等處多方爪探務期盡絕互相援應毋致疎虞左溪諸賊旣盡然後分哨起營過背烏坑穿牛角窟踰梅伏坑過長流坑涉果木口搜芒背上思順過烏地入上新地中新地下新地攻桶岡峒諸賊與知府唐淳指揮余恩謝昶等兵合勢夾擊賊旣敗散遂會各營連絡倚角爲一大營各選精銳關

合縱橫分布搜扒必使噍類無遺候有班師期  
日方許回兵領哨各官及兵快人等敢有臨陣  
退縮違犯號令者仰遵照本院欽奉勅諭內

事理聽以軍法從事本官務要竭忠効命益展  
才猷嚴督諸軍奮勇前進蕩除羣醜以靖地方  
如或怠忽乖繆致有疎虞國典具存罪難輕  
貸本院卽日進屯南康親臨督戰一應進止機  
宜密切差人俱赴營所稟白牌候事完日繳

計開

安遠縣新民義官某某等名下打

手八百名、乾字營哨長趙某某等名下機兵四

百名、弓箭手一隊、銳手八名、鄉導二十名、火藥

八十斤、地圖一張、軍令八十張、號色布一千五

百件、兵旗大小九十面、令字藍絹大旗一面、奇

搜扒用為先導尋常皆捲過各營兵始開令字黃絹大旗一面、正兵

用為先導尋常皆捲過各營兵始開

軍令 失誤軍機者斬、臨陣退縮者斬、違犯號

令者斬、經過宿歇去處、敢有攪擾居民及取人

一草一木者斬、割營起隊、取火作食、後時遲慢

者、照軍法治、因而誤事者、斬。安營住隊、常如對敵、不許私相往來、及輒去衣甲器仗、違者、照軍法治。因而誤事者、斬。凡安營訖、非給有各隊信牌、及非營門而輒出入者、皆斬。守門人不舉告者、同罪。其出營樵牧汲水、方便而擅過營門外者、杖一百。軍中呼號奔走、驚衆者、斬。雖遇賊乘暗攻營、將士輒呼動者、斬。軍中卒遇火起、除奉軍令救火、人外、敢有喧呼及擅離本隊者、斬。軍中守夜巡夜之人、每夜各有號色、號色不應者、

卽便收縛軍中不許私議軍機及妄言禍福休咎惑亂衆心違者皆斬凡入賊境哨探可往而畏難不往托故推調及回報不實者斬軍行遇敵人來衝及有埋伏在傍者不許輒動卽便整隊向賊牢把相機殺勦違者斬軍行遇賊衆乞降恐有奸謀卽要駐軍嚴備一面飛稟中軍令其遠退自縛來投不許輒與相近遇有自稱官吏及地方里老來迎接者亦不許輒與相近卽便駐軍嚴備一面飛稟中軍審實發落違者皆



斬賊使入營及來降之人將士敢與私語及問賊中事宜凡漏泄軍情者斬凡臨陣對敵一隊失全隊皆斬鄰隊不救鄰隊皆斬賊敗追奔不得太遠一聽號令聞鼓方進聞金卽止違者斬賊巢財物並聽殺賊已畢差官勘驗給賞敢有臨陣擅取者斬乘勝逐賊不許爭取首級路有遺下金銀寶物不許低頭拾取違者皆斬

一仰統兵官汀州府知府唐淳統領後開官兵前往南安府自百步橋浮江合村等處進屯聶

都會同把隘推官徐文英將點集守把鄉夫於  
內選取堪爲鄉導者一百名分引哨路進襲上  
關破下關乃分兵爲三哨中一大哨踰相見嶺  
撲密溪徑攻左溪右一小哨從下關分道搜絲  
茅壩復從中大哨於密溪進攻左溪左一小哨  
自密溪搜羊拈腦山復自密溪從中大哨進攻  
左溪三哨復合爲一與本院會於橫水遂會同  
守備邾文知府季敷指揮余恩縣丞舒富等兵  
五營倚角合爲一大營乃各選精銳用鄉導分

引齋乾糧二三日四搜山寨多方爪探務期盡絕互相援應毋致疎虞左溪諸賊既盡聽候本院再授方略然後分哨起營復自密溪回關田推官徐文英仍於關田厚集營陣以待奔竄遺賊勿輕散動本官自關田率兵由古亭進屯上保復自上保歷茶坑由十八磊依期進於木均攻桶岡諸賊與知府邢珣指揮余恩等兵合勢夾擊賊既敗散遂會各營連絡犄角爲一大營各選精銳開合縱橫分布搜扒必使噍類無遺

候有班師之日方許回兵領哨各官及兵快人等敢有臨陣退縮違犯號令者仰卽遵照本院云云。

計開

云云下同

一仰南安府知府季敷統領後開官兵自南安府石人背進破義安分兵搜朱雀坑入西峰分兵搜狐狸坑進鉛厰分兵搜李家坑屯穩下分兵搜李坑遂踰狗脚嶺搜陰木坑攻左溪與本院會於橫水遂與守備郝文知府邢珣唐淳指

上關關田、上華山、過鱗潭、屯左泉、分斷西山界、胡蘆洞等賊路、四面設伏、以待桶岡奔賊、仍歸屯橫水、控制諸巢、遙與知府季敷相機應援、必使根株悉拔、噍類無遺、候有班師日期、方許回兵、領哨各官及兵快人等、敢有臨陣退縮違犯號令者、仰卽遵照本院云云、

一、仰守備南贛二府地方、以都指揮體統行事、指揮使郝文統領、後開官兵前往南安府、自石人坑、度湯瓶嶺、破義安、上西峰、過鉛廠、破苦竹

坑、勦長河洞、搜狐狸坑、攻左溪、與本院會於橫水、遂與知府唐淳、季敷、指揮余恩、縣丞舒富等、兵營營連絡爲一大營、乃各選精銳、用鄉導分引齋乾糧二三日、四搜附近山寨、如天台、菴、獅子山、絲茅壩等處、多方爪探、務期盡絕、互相援應、毋致疎虞、左溪附近諸賊、旣盡、聽候本院再授方畧、然後分哨起營、自左溪過密溪、分兵搜絲茅壩、會下關、入關田、過古亭、踰上保、搜茶坑、屯於十八磊、分兵斷下章、設伏以待、桶岡奔賊、

爲知府唐淳之繼使人探候消息相機應援必  
使遠近各賊噤類無遺候有班師期日方許回  
兵領兵各官及兵快人等敢有臨陣退縮違犯  
號令者仰卽遵照本院云云

一仰贛州衛指揮余恩統領後開官兵自上猶  
官隘踰孤嶺至營前進金坑屯過步破長流  
坑分兵入梅伏坑破牛角窟撲川坳陰木潭與  
正兵合攻左溪與本院會於橫水遂與縣丞舒  
富知府唐淳季敷守備邲文等兵連絡爲一大

營乃各選精銳齊乾糧二三日用鄉導分引四  
搜附近各山寨多方爪探務期盡絕互相援應  
毋致疎虞左溪諸賊既盡聽候本院再授方略  
然後分哨起營過密溪搜羊牯腦踰相見嶺歷  
下關上關關田經華山鱗潭網夾裏從左溪入  
西山界攻桶岡諸賊與知府邢珣唐淳指揮謝  
昶等兵合勢夾擊賊既敗散遂會各營連絡倚  
角爲一大營各選精銳開合縱橫分布搜扒必  
使噍類無遺候有班師期日方許回兵領兵各



官及兵快人等敢有臨陣退縮違犯號令者仰卽遵照本院云云

一仰寧都縣知縣王天與督同典史梁儀統領後開官兵自上猶官隘員坑過琴江口由白面寨至長潭經杰壩屯石玉分兵搜樟木坑正兵自黃泥坑過大灣人員分與本院會於橫水遂與知府邢珣都司許清等兵會合四營共結爲一大營乃各選精銳用鄉導分引齎乾糧二三日四搜附近各山寨多方爪探務期盡絕互相

援應毋致疎虞。橫水等處諸賊既盡，聽候本院再授方略。然後分哨起營，過背烏坑、牛角窟、梅伏坑，涉長流渡果木口，搜芒背上，思順入烏地，經上新地、中新地，分屯下新地，分兵搜扒，斷絕要路，四面設伏，以待桶岡之賊。爲知府邢珣之繼，使人探候，緩急仍與縣丞舒富聲息相接。應援必使噍類無遺。候有班師期，日方許回兵，領兵各官及兵快人等，敢有臨陣退縮，違犯號令者，仰卽遵照本院云云。

一仰南康縣縣丞舒富統領後關官兵自上猶營前金坑進屯過步破長流坑徑攻左溪與本院會於橫水遂與知府邢珣唐淳季敦守備邾文等兵合四營共結爲一大營乃分選精銳齎乾糧用鄉導分引四搜附近賊巢如驚坑箬坑赤坑觀音山奄場仙鶴頭源陂左溪等處諸賊既盡聽候本院再授方略然後分哨起營復自長流坑過果木口搜芒背搜鐵木里狗上池遍搜東桃坑山源竹壩泉大王嶺板嶺諸巢遂屯

鎖匙龍外四面埋伏以待桶岡奔賊仍與知縣  
王天與聲息相接彼此相機應援必使噍類無  
遺候有班師期日方許回兵領兵各官及兵快  
人等敢有臨陣退縮違犯號令者仰卽遵照本  
院云云

一仰吉安府知府伍文定統領後開官兵前去  
屯劄穩下會同守備郊文併謀協力搜勦稽蕪  
等處賊巢進屯橫水聽候本院再授方略然後  
進攻桶岡諸峒本官仍須詳察地理險易相度

機宜協和行事毋得爾先我後力散勢分致失  
事機 國典具存罪不輕貸其領哨各官及兵  
快人等敢有臨陣退縮違犯號令者許卽以軍  
法從事軍中一應事宜亦聽隨宜應變應呈報  
者仍呈軍門施行

一仰廣東潮州府程鄉縣知縣張戩統領部下  
新民打手鄉夫人等搜勦稽蕪黃雀劫新地等  
處賊巢進屯橫水聽候本院再授方略然後進  
攻桶岡諸峒本官仍須詳察云云

○○○橫水桶岡捷音疏

據江西布按二司巡守嶺北道兵備副使楊璋左叅議黃宏會呈據一哨統兵贛州府知府邢珣呈督同興國縣典史區澄等官兵於十月十二等日攻破磨刀坑等巢十一月初一等日攻破桶岡洞等巢二十三日會兵擊賊于上新地寨共十四處共擒斬大賊首雷鳴聰藍文亨梁伯安等六名顆賊從王禮生等二百四十一名顆俘獲賊屬并奪回被虜男婦二百五十七名

口、燒毀賊巢房屋一百七十七間、及奪馬牛、賊  
仗等項二哨、統兵福建汀州府知府唐淳呈督  
同上杭縣縣丞陳秉等官兵、於十月十二等日、  
攻破左溪等巢、十一月初一等日、攻破十八磊  
等巢、共十二處、共擒斬大賊首藍天鳳、藍八蘇、  
景祥等四名、顥賊從廖歐保等二百六十四名、  
顥俘獲賊屬、并奪回被虜男婦五百四十四名、  
口、燒毀賊巢房屋七百一十二間、及奪獲馬牛、  
器械、賊銀等項三哨、統兵南安府知府李敦呈、

晉同同知朱憲推官徐文英等官兵於十月十二等日攻破穩下等巢十二月初三日擊賊于朱雀坑等巢共八處生擒大賊首高文輝何文秀等五名擒斬賊從楊禮等三百六十一名顆俘獲賊屬并奪回被虜男婦一百七十一名口燒毀賊巢房屋五百七十八間奪獲牛馬贓仗等物及先於七月二十五等日二次被賊擁衆攻打本府城池統領本營官兵會同指揮來春馮翔與賊對敵本職下官兵舍人共擒斬賊從



龍正等一百三名。顥來春下官兵擒斬賊從王伯崇等二十五名。顥馮翔下官兵擒斬賊從劉保等一百三十五名。顥四哨統兵江西都司都指揮僉事許清開稱督領千戶林節等官兵於十月十二等日攻破鷄湖等巢共九處共擒斬大賊首唐洪劉允昌葉志亮譚祐李斌等共一十名。顥賊從王志誠等一百四十六名。顥俘獲賊屬并奪回被虜男婦一百三名口燒毀賊巢房屋二百間及奪獲牛馬賊仗等物五哨統兵

守備南贛二府地方以都指揮體統行事指揮使郝文呈督領安遠縣義官唐廷華官兵於十月十二等日攻破獅子寨等巢二十三日會兵擊賊于上新地寨斬獲首賊藍文昭等三名顆擒斬賊從許受仔等一百六十六名顆俘獲賊屬并奪回被虜男婦九十八名口燒毀賊巢房屋四百一十二間及奪獲牛馬器械等項六哨統兵贛州衛指揮余恩呈統領龍南縣新民王受等兵於十月十二等日攻破長流坑等巢共

五處擒斬大賊首陳貴誠薛文高劉必深三名  
顥賊從郭彥秀等一百七十七名顥俘獲賊屬  
并奪回被虜男婦九十九名口燒毀賊巢房屋  
五百一十七間及奪獲馬驢器械賊銀等物七  
哨統兵寧都縣知縣王天與呈督同典史梁儀  
等官兵於十月十二等日攻破樟木坑等巢共  
八處擒斬大賊首鄧崇泰王孔洪等八名顥擒  
斬賊從陳榮漢等一百三十九名顥俘獲賊屬  
并奪回被虜男婦二百七十五名口燒毀賊巢

房屋一百六間、及奪獲牛馬贓物等項、八哨統  
兵南康縣縣丞舒富呈統領上猶縣義官胡述  
等兵於十月十二等日、攻破箬坑等巢、共五處  
擒斬賊從康仲榮等四百一十九名、顆俘獲賊  
屬、并奪回被虜男婦一百八十三名、口、燒毀賊  
巢房屋九百九十三間、及奪獲牛馬贓銀等項、  
及先於九月二十一等日、大賊首謝志田等、攻  
打白面寨、隨督發寨長廖唯道等、擒斬首從賊  
徒謝志田等三十五名、顆九哨統兵廣東潮州

府程鄉縣知縣張戩呈統領本縣新民等兵於  
十月二十四等日攻破杞州坑等巢十一月初  
一等日攻破西山界桶岡等巢共九處擒斬大  
賊首蕭貴富鍾得昌等六名顆賊從何景聰等  
二百五十七名顆俘獲賊屬并奪回被虜男婦  
一百五十七名口及奪獲牛馬器械贓銀等物  
十哨統兵吉安府知府伍文定呈統領廬陵縣  
等官兵劉顯等於十月二十四等日攻破寨下  
等巢十一月初一等日攻破上池等巢二十日

擊賊於穩下等寨，共十二處，擒斬大賊首謝志  
珊、葉三等二十名，顆賊從王福兒等二百三十  
八名，顆俘獲賊屬，并奪回被虜男婦二百八十  
四名口，燒毀賊巢房屋一百三十三間，及奪獲  
賊仗等物中管隨征叅隨等官推官危壽指揮  
謝昶等，各呈蒙提督軍門親統各職等官兵於  
十月十二等日，攻破長龍橫水大巢，及菴背等  
巢，共七處，生擒大賊首蕭貴模等一十四名，擒  
斬賊從蕭容等四百六十五名，顆俘獲賊屬，并

奪回被虜男婦二百四十八名。燒毀賊巢房  
屋二百二間。及奪獲牛馬金銀賊仗等項。各呈  
報到道。查得先爲地方緊急賊情事。節奉提督  
軍門案驗。備仰本道計處兵糧。約會三省官兵。  
將上猶等處賊巢。剋期進剿。奏請定奪外。本年  
六月初五日。據大庾上猶等縣申。并據南康縣  
縣丞舒富呈稱。大賊首謝志珊。號征南王。糾率  
桶岡等巢賊首鍾明貴等。約會廣東大賊首高  
快馬等。大修戰具。并造呂公車。欲要先將南康

縣打破，就行乘虛入廣，乞早爲撲捕，等因備呈。本院行委知府季敷等分兵勦捕，獲功呈報。奏聞訖，又經本院行委知府季敷指揮來春姚璽、謝昶、馮翔、縣丞舒富、千戶林節各於要害防遏擒斬功次俱發仰本道紀驗解送本院臬示外，隨該本道會同分守叅議黃宏議照江西地方唯桶岡一處該與湖廣約會夾攻，龍川一縣該與廣東約會夾攻，其餘三縣腹心之賊不時奔衝難止，遏合無以次勦捕等因具呈本院。



移文廣東湖廣鎮巡衙門約會以次攻勦間隨奉本院分定哨道指授方略將知府邢珣等刻期進勦備仰各道不妨職事照舊軍前紀驗贖贖等因依奉催督各營官兵進攻去後今呈前因除將擒斬賊徒首級俱類送巡按衙門會審紀驗明白生擒仍解提督軍門處決并賊級照例梟示被虜人口給親完聚賊屬男女并牛馬騾變賣銀兩收候賞功支用器械贓物俱發贛縣貯庫外職等議照上猶等縣橫水等巢大賊

首謝志珊謝志田謝志富謝志海蕭貴模蕭貴  
富徐華譚曰志雷俊臣桶岡大賊首藍天鳳藍  
八蘇藍文昭胡觀雷鳴聰藍文亨鷄湖大賊首  
唐洪新溪大賊首劉允昌楊梅大賊首葉志亮  
左溪大賊首薛文高高誦馮祥朱雀坑大賊首  
何文秀下關大賊首蘇景祥義安大賊首高文  
輝密溪大賊首陳玉瑄康永三絲茅壩大賊首  
唐曰富劉必深長河壩大賊首蔡積富葉三梅  
伏坑大賊首陳貴誠鼈坑大賊首藍通海赤坑

大賊首譚曰榮、雙、壩、大賊首譚祐、李斌等、冥頑  
兇毒、恃險爲惡、僭擬王號、僞稱總兵、聚集黨類  
數千、肆行流毒三省、攻圍南安、南康府、縣、城池、  
殺害千戶、主簿等官、流劫湖廣、桂陽、鄱縣、宜章、  
吉安府、龍泉、萬安、泰和、永新等縣、良民子女被  
其奴戮、房屋倉廩被其焚燒、道路田土被其阻  
荒、占奪者以千萬頃、賦稅屯糧負累軍民、陪納  
者以千萬石、其大賊首謝志珊、藍天鳳、各又自  
稱盤皇子孫、收有傳流寶印、畫像、蠱惑羣賊、悉

歸約束卽其妖狐酷鼠之輩固知決無所就而原其封豕長蛇之心實已有不可言比之姚源之王浩八華林之胡雪二東鄉之徐仰四建昌之徐九齡均爲賊首而奸雄實倍之今則渠魁授首巢穴蕩平擒斬旣多俘獲亦盡數十年之禍害已除三省之冤憤頓釋等因據呈到臣卷查先准兵部咨爲申明賞罰以勵人心事該本部覆議請勅南贛等處都御史假以提督軍務名目給與旗牌應用以振軍威一應軍馬錢

糧事宜徑自便宜區畫文職五品以下武職三品以下徑自拿問發落如遇盜賊入境卽便調兵勦殺不許踵襲舊弊招撫重爲民患所部官軍若在軍前違期逗遛退縮俱聽以軍法從事題奉 聖旨是王守仁着提督南贛汀漳等處軍務換勅與他其餘事宜各依擬行欽此及爲地方緊急賊情事准兵部咨看得所奏攻治賊盜二說合無行文交與都御史王守仁悉依前項申明賞罰事理便宜行事期於成功不限以

時等因題奉 聖旨是這申明賞罰事宜還行  
與王守仁知道欽此又准兵部咨該巡撫湖廣  
都御史秦金題該本部覆題看得郴桂等處與  
廣東江西所轄徭峒密邇聯絡若非三省會兵  
夾攻賊必遁散合無請勅兩廣并南贛總督巡  
撫等官會同行事尅期進兵等因節奉 聖旨  
是都依擬行欽此又該巡按江西監察御史屠  
僑奏要會同湖廣江西撫鎮等官各量起兵約  
會尅期夾勦又該本部覆題奉 聖旨是這南

贛地方賊情只照依部裏原擬事宜着都御史王守仁自行量調官軍設法勦捕如有該與江西兩廣巡撫總督等官會兵征勦的聽隨宜會議施行欽此續准兵部咨該臣題開計處南贛二府兵糧事宜及合用本省巡按御史紀功緣由該本部覆題奉 聖旨是都依擬行欽此俱 欽遵陸續備咨到臣俱經行江西廣東湖廣各道兵備守巡等官一體欽遵調取官軍兵快尅期夾攻及咨巡撫江西都御史孫燧并行

巡按御史屠僑各查照外續據領兵縣丞舒富等呈稱各輦賊首聞知湖廣土兵將到集衆據險四出殺掠猖熾日甚乞爲急處等因到臣當將進兵機宜督同兵備副使楊璋分守叅議黃宏統兵知府等官邢珣等議得桶岡橫水左溪諸賊荼毒三省其患雖同而事勢各異以湖廣言之則桶岡諸巢爲賊之咽喉而橫水左溪諸巢爲之腹心以江西言之則橫水左溪諸巢爲賊之心腹而桶岡諸巢爲之羽翼今先去橫



水左溪腹心之患而欲與湖廣夾攻桶岡進兵兩寇之間腹背受敵勢必不利今議者紛紛皆

以爲必須先攻桶岡而湖廣尅期乃在十一月

困勢

初一日賊見我兵未集而師期尚遠且以爲必先桶岡勢必觀望未備今若出其不意進兵速擊可以得志已破橫水左溪移兵而臨桶岡破竹之勢是篋不濟矣於是臣等乃決意先攻橫水左溪密切分布哨道使都指揮僉事許清率兵千餘自南康縣所溪入知府邢珣率兵千餘自

上猶縣石人坑入知縣王天與率兵千餘自上  
猶縣白面入令其皆會橫水使守備指揮郊文  
率兵千餘自大庾縣義安入知府唐淳率兵千  
餘自大庾縣聶都入知府季敷率兵千餘自大  
庾縣穩下入縣丞舒富率兵千餘自上猶縣金  
坑入令其皆會左溪知府伍文定知縣張彰侯  
各兵齊集令其亦從上猶南康分入以遏奔衝  
臣亦親率兵千餘自南康進屯至坪期直搗橫  
水以與諸軍會而使兵備副使楊璋分守叅議

黃宏監督各營官兵往來給餉以促其後分布既定乃於十月初七日夜各哨齊發初九日臣兵至南康初十日進屯至坪使間諜四路分探皆以爲諸賊不虞官兵猝進各巢皆鳴鑼聚衆往來呼噪奔走爲分投禦敵之狀勢甚張皇然已於各險隘皆設有滾木礮石度此時賊已據險勢未可近臣兵乘夜遂進十一日小餉未至賊巢三十里止舍使人伐木立柵開塹設堠示以火屯之形夜使報効聽選官雷濟義民蕭庾

分率鄉兵及樵豎善登山者四百人各與一旗  
齋銳砲鉤鑣使由間道攀崖懸壁而上分列遠  
近極高山頂以覘賊張立旗幟蕤茅爲數千竈  
度我兵且至險則舉砲燃火相應十二日早臣  
兵進至十八面隘賊方據險迎敵驟聞遠近山  
頂砲聲如雷煙焰四起我兵復呼噪奮逼銳箭  
齊發賊皆驚潰失措以爲我兵已盡入破其巢  
穴遂棄險退走臣預遣千戶陳偉高睿分率壯  
士數十緣崖上奪賊險盡發其滾木礮石我兵

乘勝驟進，呼聲震天。指揮謝昶、馮廷瑞兵由間道先入，盡焚賊巢。賊退無所據，乃大敗奔潰。遂破長龍巢，破十八面隘巢，破先鷺頭巢，破狗脚嶺巢，破菴背巢，破白藍橫水大巢。先是大賊首謝志珊、蕭貴模等皆以橫水居衆險之中，倚以爲固。聞官兵四進，倉卒分衆扼險。出禦見橫水煙焰障天，銃砲撼搖山谷，各失勢棄險走。各哨官兵乘之奮勇力戰而入。知府邢珣遂破磨刀坑巢，破茶坑巢，破茶潭巢。知縣王天與破樟木

坑巢破。石王巢。都指揮許清破。鷄湖巢。破。新溪  
巢。破。楊梅巢。俱至橫水。知府唐淳破。羊牯腦巢。  
破。上關巢。破。下關巢。破。左溪大巢。守備指揮郊  
文破。獅寨巢。破。義安巢。破。苦竹坑巢。指揮余恩  
破。長流坑巢。破。牛角窟巢。破。鼈坑巢。縣丞舒富  
破。箬坑巢。破。赤坑巢。破。竹壩巢。知府季敷破。上  
西峰巢。破。狐狸坑巢。破。鉛廠巢。俱至左溪。守巡  
各官亦隨後督兵而至。是日擒斬首從賊人賊  
級。并俘獲賊屬男婦。奪回被虜人口牛馬。賊仗

數多其餘自相蹂踐墮崖填谷而死者不可勝  
計當是時賊路所出入皆刊崖倒樹設阱埋簣  
不可行我兵晝夜涉深澗踏叢棘遇險絕則掛  
繩崖樹魚貫而上猿臂而下往往失足墮深谷  
幸而不死經數日始能出各兵已至橫水左溪  
皆困甚不復能驅逐會日已暮遂令收兵屯劄  
次日大霧雨咫尺不辯連數日不開乃令各營  
休兵享士而使鄉導數十人分探潰賊所往并  
破巢穴動靜十五日得各鄉導報謂諸賊分

陣預於各山絕險崖壁立有柵寨爲退保之計  
有復合聚於未破之巢者俱不意我兵驟入未  
及搬運糧穀若分兵四散追擊可以盡獲臣等  
竊計湖廣夾攻在十一月初一期已漸迫此去  
桶岡尚百餘里山路險峻三日始能達若此中  
之賊圍之不克而移兵桶岡勢分備多前後顧  
瞻非計之得乃令各營皆分兵爲奇正二哨一  
攻其前一襲其後冒霧速進分投急擊十六日  
知府邢珣攻破旱坑巢寫井巢知府季敷守備



指揮郝文攻破穩下巢李家巢十七日知府唐  
淳攻破絲茅壩巢十八日都指揮許清攻破朱  
雀坑巢村頭坑巢黃竹坳巢觀音山巢十九日  
指揮余恩攻破梅伏坑巢石頭坑巢二十日知  
府邢珣又攻破白封龍巢芒背巢知縣王天與  
攻破黃泥坑巢大富灣巢二十二日縣丞舒富  
攻破白水洞巢本日知府伍文定知縣張戩兵  
亦至二十四日知府伍文定攻破寨下巢知縣  
張戩攻破杞州坑巢二十五日知縣張戩又破

朱坑巢知府伍文定破楊家山巢二十六日知  
府季敦又破李坑巢都指揮許清又破川坳巢  
二十七日守備指揮郊文又破長河洞巢連日  
各擒斬首從賊人賊級并俘獲賊屬男婦奪回  
被虜人口牛馬賊仗數多是日各管官兵請乘  
勝進攻桶岡臣復議得桶岡天險四面青壁萬  
仞中盤百餘里連峯參天深林絕谷不睹日月  
中所產早穀薯蕷之類足餉凶歲往者亦嘗夾  
攻坐困數月不能俘其一卒竟以招撫爲名而

罷及詢訪鄉導其所由入唯鎖匙龍葫蘆洞茶坑十八磊新地五處然皆架棧梯壑竄懸絕壁而上賊使數人於崖巔坐發礮石可無執兵而禦我師唯上章一路稍平然深入湖廣迂回取道半月始至湖兵既從彼入而我師復往事皆非便今橫水左溪餘賊皆已奔入其中同難合勢爲守必力善戰者其勢險其節短今我欲乘全勝之鋒兼三日之程長驅百餘里而爭利彼若拒而不前頓兵幽谷之底所謂強弩之末不

能穿魯縞矣。今若移屯近地，休兵養銳，振揚威聲，先使人諭以禍福，彼必懼而請服。其或有不從者，乘其猶豫，襲而擊之，乃可以逞。乃使素與賊通戴罪義官李正巖、醫官劉福泰釋其罪，并縱所獲桶岡賊鍾景於二十八日夜懸壁而入。期以初一日早使人於鎖匙龍受降。賊方甚恐，見三人至，皆喜，乃集衆會議而橫水左溪奔入之賊，果堅持不可往，復遲疑不暇，爲備。臣遣縣丞舒富率數百人屯鎖匙龍，促使出降，而使知

府邢珣入茶坑。知府伍文定入西山界。知府唐淳入十八磊。知縣張戢入葫蘆洞。皆於三十日。乘夜各至分地。遇大雨不得進。初一日早。冒雨疾登。大賊首藍天鳳方就鎖匙龍聚議。聞各兵已入險。皆驚愕散亂。猶驅其衆男婦千餘人。據內隘絕壁。隔水爲陣。以拒。知府邢珣之兵渡水前擊。張戢之兵衝其右。伍文定之兵自張戢右懸崖而下。透賊傍擊。賊不能支。且戰且却。及午雨霽。各兵鼓奮而前。乃敗走。縣丞舒富。知縣王

天與所領兵聞前山兵已入亦從鎖匙龍並登  
各軍乘勝擒斬賊悉奔十八磊知府唐淳之兵  
復嚴陣迎賊又勝之會日晚猶扼險相持次早  
諸軍復合勢併擊大戰良久賊遂大敗知府邢  
珣破桶岡大巢破梅伏巢破烏池巢知縣張戩  
破西山界巢破鎖匙龍巢破黃竹坑巢知府唐  
淳破十八磊巢知府伍文定破鐵木里巢破土  
池巢破葫蘆洞巢知縣王天與破員分巢破背  
水坑巢縣丞舒富破大王嶺巢擒斬首從賊人

賊級并俘獲賊屬男婦奪回被虜人口牛馬賊  
仗數多賊大勢雖敗結陣分遁者尚多是日聞  
湖廣土兵將至臣使知府邢珣屯葫蘆洞知府  
唐淳屯十八羅知府伍文定屯大水守備指揮  
郝文屯下新地知縣張戩屯礫頭縣丞舒富屯  
茶坑指揮姚璽知縣王天與屯板嶺而使副使  
楊璋巡行礫頭茶坑諸營監督進止以繼其糧  
餉又使知府季敦分屯壽都以防賊之南奔都  
指揮許清留屯橫水指揮余恩留屯左溪以備

心遺漏之賊而使參議黃宏、留劄南安給糧  
餉以爲聶都之繼。臣亦躬率帳下屯茶寮使各  
營分兵與湖兵相會夾勦。遁賊初五日知府邢  
珣又破上新地巢。破中新地巢。破下新地巢。初  
七日知府唐淳又破杉木坳巢。破原陂巢。破木  
里巢。十一日知縣張戩破板嶺巢。破天台菴巢。  
十三日又破東桃坑巢。破龍背巢。連日各擒斬  
俘獲數多。其間巖谷谿壑之內饑餓病疹顛仆  
死者不可以數。於是桶岡之賊畧盡。臣以其暇



親行相視形勢據險立隘使卒數百斬木棧崖鑿山開道又使典史梁儀領卒數百相視橫水創築土城周圍千餘丈亦設隘以奪其險議以地請建縣治控制三省諸徭斷其往來之路事方經營十六日據防遏推官徐文英呈稱廣東魚黃等巢被湖兵攻破賊黨男婦千餘突往鷄湖新地穩下朱雀坑等處臣復遣知府季敷分兵趨朱雀坑等處知府伍文定趨穩下鷄湖等處守備指揮郊文知府邢珣趨上新等處各相

機急勦二十日知府伍文定兵擊賊於穩下寨西峰寨苦竹坑寨長河壩巢黎坑巢二十三日守備指揮郊文知府邢珣擊賊於上新地巢知府伍文定又追擊於鷄湖巢十二月初三日知府季敷擊賊於朱雀坑寨狐狸坑巢擒斬首從賊徒俘獲賊屬奪獲贓仗數多於是奔道之賊始盡然以湖廣二省之兵方合雖近境之賊悉以掃蕩而四遠奔突之虞難保必無乃留兵二千餘分屯茶寮橫水等隘而以是月初九日回

軍近縣以休息疲勞候二省夾攻盡絕然後班  
師兩月之間通計搗過巢穴八十餘處擒斬大  
賊首謝志珊藍天鳳等八十六名顆從賊首級  
三千一百六十八名顆俘獲賊屬二千三百三  
十六名口奪回被虜男婦八十三名口牛馬騾  
六百八隻匹賊仗二千一百三十一件金銀一  
百一十三兩八錢一分總計首從賊徒賊屬牛  
馬賊仗共八千五百二十五名顆口隻件俱經  
行令轉解紀功官處審驗紀錄去後今呈前因

參照大賊首藍天鳳謝志珊等盤據千里荼毒數郡僭擬王號圖謀不軌基禍種惡且將數十餘年而虐焰之熾盛毒流之慘極亦已數年于茲前此亦嘗夾勦曾不能損其一毛屢加招撫適足以長其桀驁乃今驅卒不過萬餘用費不滿三萬兩月之間俘斬六千有奇破巢八十有四渠魁授首噍類無遺此豈臣等能贊於昔人是皆仰仗朝廷威德之被廟堂處置得宜既假臣以賞罰之權復專臣以提督之任故臣等

得以申縮自由舉動如志奉成筭以行事循  
方畧而指揮將士有用命之美進止無掣肘之  
虞及照監軍副使楊璋叅議黃宏領兵都指揮  
僉事許清都指揮使行事指揮使郝文知府邢  
珣季敷伍文定唐淳知縣王天與張戩指揮余  
恩馮翔縣丞舒富隨征叅謀等官指揮謝昶等  
以上各官或監軍督餉或領兵隨征悉皆深歷  
危險備嘗艱難各効勤苦之力共成克捷之功  
俱合甄錄以勵將來伏願皇上普彰廟堂之

大賞兼收行伍之微勞、激勸既行、功庸益集、自然賊盜寢息、百姓安生、則地方幸甚、臣等幸甚。

○○○告諭涑頭巢賊

本院巡撫是方專以弭盜安民爲職蒞任之始  
卽聞爾等積年流劫鄉村殺害良善民之被害  
來告者月無虛日本欲卽調大兵勦除爾等隨  
往福建督征漳寇意待回軍之日勦蕩巢穴後  
因漳寇旣平紀驗斬獲功次七千六百有餘審  
知當時倡惡之賊不過四五十人黨惡之徒不  
過四千餘衆其餘多繫一時被脅不覺慘然興  
哀因念爾等巢穴之內亦豈無脇從之人况聞

爾等亦多大家子弟其間固有識達事勢頗知義理者自吾至此未嘗遣一人撫諭爾等豈可遽爾興師翦滅是亦近於不教而殺異日吾終有憾於心故今特遣人告諭爾等勿自謂兵力之強更有兵力強者勿自謂巢穴之險更有巢穴險者今皆悉已誅滅無存爾等豈不聞見夫人情之所共耻者莫過於身被爲盜賊之名人心之所共憤者莫甚於身遭劫掠之苦今使有人罵爾等爲盜爾必怫然而怒爾等豈可心惡



其名而身蹈其實。又使有人焚爾室廬，劫爾財貨，掠爾妻女，爾必懷恨切骨，寧死必報。爾等以是加人人，其有不怨者乎？人同此心，爾寧獨不知。乃必欲爲此，其間想亦有不得已者。或是爲官府所迫，或是爲大戶所侵，一時錯起念頭，誤人其中，後遂不敢出。此等苦情亦甚可憫。然亦皆由爾等悔悟不切。爾等當初去從賊時，乃是生人尋死路，尚且要去便去。今欲改行從善，乃是死人求生路，乃反不敢。何也？若爾等肯如當

初去從賊時拚死出來求要改行從善我官府豈有必要殺汝之理爾等久習惡毒忍於殺人。心多猜疑豈知我上人之心無故殺一雞犬尚且不忍况於人命關天若輕易殺之冥冥之中斷有還報殃禍及於子孫何苦而必欲爲此我每爲爾等思念及此輒至於終夜不能安寢亦無非欲爲爾等尋一生路唯是爾等冥頑不化然後不得已而興兵此則非我殺之乃天殺之也。今謂我全無殺爾之心亦是誑爾若謂我必

欲殺爾。又非吾之本心。爾等今雖從惡。其始同是。朝廷赤子。譬如一父母同生十子。八人爲善。二人背逆。要害八人。父母之心。須除去二人。然後八人得以安生。均之爲子。父母之心。何故必欲偏殺二子。不得已也。吾於爾等。亦正如此。若此二子者。一旦悔惡遷善。號泣投誠。爲父母者。亦必哀憫而收之。何者。不忍殺其子者。乃父母之本心也。今得遂其本心。何喜何幸如之。吾於爾等。亦正如此。聞爾等辛苦爲賊。所得苦亦

不多其間尚有衣食不克者何不以爾爲賊之  
勤苦精力而用之於耕農運之於商賈可以坐  
致饒富而安享逸樂放心縱意遊觀城市之中  
優游田野之內豈如今日擔驚受怕出則畏官  
避讐入則防誅懼勦潛形遁跡憂苦終身卒之  
身滅家破妻子戮辱亦有何好爾等好自思量  
若能聽受吾言改行從善吾卽視爾爲良民撫  
爾如赤子更不追咎爾等既往之罪如葉芳梅  
南春王受謝鉞輩吾今只與良民一槩看待爾

等豈不聞知爾等若習性已成難更改動亦由爾等任意爲之吾南調兩廣之狼達西調湖湘之士兵親率大兵圍爾巢穴一年不盡至於兩年兩年不盡至於三年爾之財力有限吾之兵糧無窮縱爾等皆爲有翼之虎諒亦不能逃於天地之外嗚呼吾豈好殺爾等哉爾等苦必欲害吾良民使吾民寒無衣饑無食居無廬耕無牛父母死亡妻子離散吾欲使吾民避爾則田業被爾等所侵奪已無可避之地欲使吾民賄

爾則家資爲爾等所擄掠已無可賄之財就使  
爾等今爲我謀亦必須盡殺爾等而後可吾今  
特遣人撫諭爾等賜爾等牛酒銀錢布疋與爾  
妻子其餘人多不能通及各與曉諭一道爾等  
好自爲謀吾言已無不盡吾心已無不盡如此  
而爾等不聽非我負爾乃爾負我我則可以無  
憾矣嗚呼民吾同胞爾等皆吾赤子吾終不能  
撫恤爾等而至於殺爾痛哉痛哉與言至此不  
覺淚下

〇〇〇申諭十家牌法

本院所行十家牌諭近來訪得各處官吏類多視爲虛文不肯着實奉行查考據法卽當究治尚恐未悉本院立法之意故今特述所以再行申諭凡置十家牌須先將各家門面小牌挨審的實如人丁若干必查某丁爲某官吏或生員或當某差役習某技藝作某生理或過某房出贅或有某殘疾及戶籍田糧等項俱要逐一查審的實十家編排既定照式造冊一本留縣以

備查考及遇勾攝及差調等項按冊處分更無  
躲閃脫漏一縣之事如視諸掌每十家各令挨  
報甲內平日習爲偷竊及喇虎教唆等項不良  
之人同具不致隱漏重甘結狀官府爲置舍舊  
圖新簿記其姓名姑勿追論舊惡令其自今改  
行遷善果能改化者爲除其名境內或有盜竊  
卽令此輩自相挨緝若繫甲內漏報仍并治同  
甲之罪又每日各家照依牌式輪流沿門曉諭  
覺察如此卽奸僞無所容而盜賊亦可息矣十



家之內，但有爭訟等事，同甲卽時勸解和釋。如有不聽勸解，恃強凌弱，及誣告他人者，同甲相率稟官官府當時量加責治，省發不必收監淹滯。凡遇問理詞狀，但涉誣告者，仍要查究。同甲不行勸稟之罪，又每日各家照牌互相勸諭，務令講信修睦，息訟罷爭，日漸開導。如此則小民益知爭鬪之非，而詞訟亦可簡矣。凡十家牌式其法甚約，其治甚廣。有司果能着實舉行，不但盜賊可息，詞訟可簡。因是而修之，補其偏而救

其弊則賦役可均。因是而修之。連其伍而制其什。則外侮可禦。因是而修之。警其薄而勸其厚。則風俗可淳。因是而修之。導以德而訓以學。則禮樂可興。凡有司之有高才遠識者。亦不必更立法制。其於民情土俗。或有未備。但循此而潤色。修舉之。則一邑之治。真可以不勞而致。今特畧述。所以立法之意。再行申告。言之所不能盡者。其各爲我精思熟究。而力行之。毋徒紙上空言。搪塞。竟成掛壁之虛文。則庶乎其可矣。

○○○批嶺西道立營防守呈

據僉事李香呈稱雇募打手立營防守緣由。得所議既得其要畧。但屯兵固不可分。而合兵又不宜頻。必須該道及統兵官時將屯聚之兵督率於賊盜出沒要害。往來巡視操演。因而或修復營堡。或開通道路。或戒飭反側。徃寨。或撫安凋弊民村。巡行慣熟。遠近不疑。擇其長惡不悛者。間行鵬勦。懲一戒百。如農夫之植禾。必逐漸而耕耨。如園丁之去草。必以次而芟除。庶屯

聚之兵無坐食之患而有日新之功矣仰備行  
各官查照施行

○○批嶺北道攻守機宜呈

據兵備副使楊璋呈稱訪得前項賊徒俱被逃  
往橫水桶岡大巢屯聚所平巢穴未免復來管  
給合行知府季敷統領巽字營兵一千二百名  
防遏大庾縣賊巢縣丞舒富仍統震字營兵一  
千二百名防遏上猶南康二縣賊巢看得各巢  
賊黨雖已潰散計其勢窮食絕必將復出剽虜  
所議防遏事理照議施行仍行縣丞舒富務要  
在於賊巢總會處所屯劄多遣乖覺鄉導分路

爪緝探知賊徒將出，即便設伏擒勦，務竭忠誠，以副委任，毋得虛文粉飾。此後但有推奸坐視，定行治以軍法。再照前項賊徒，今皆聚於橫水、桶岡，若遣重兵直搗其地，示以必攻之勢，彼將團結自守，不暇勢必不敢分衆出掠。不過旬餘，兩巢之賊可以坐取。仍仰該道密議直搗方略，呈來定奪呈繳。

○○○申行十家牌法

凡立十家牌專爲止息盜賊若使每甲各自糾察甲內之人不得容留賊盜右甲如此左甲復如此城郭鄉村無不如此以至此縣如此彼縣復如此遠近州縣無不如此則盜賊亦何自而生夫以一甲之人而各自糾察十家之內爲力甚易使一甲而容一賊十甲卽容十賊百甲卽容百賊千甲卽容千賊矣聚賊至於千百雖起一縣之兵而勦除之爲力固已甚難今有司往

往不嚴十家之法。及至於盜賊充斥，却乃興師動衆，欲於某處屯兵，某處截捕，不治其本而治其末，不爲其易而爲其難，皆由平日怠忽，因循未嘗思念及此也。自今務令各甲各自糾舉甲內，但有平日習爲盜賊者，卽行捕送官司，明正典刑。其或過惡未稔，尚可教戒者，照依牌諭報名在官，令其改化。自新官府時加點名省諭，又逐日督令各家輪流沿門曉諭，覺察如此，則奸僞無所容，而盜賊自可息矣。○大抵法立弊生。



必須人存政舉若十家牌式徒爾編置張掛督  
勸考較之法雖或暫行終歸廢弛仰各該縣官  
務於坊里鄉都之內推選年高有德衆所信服  
之人或三四十人或一二十人厚其禮貌特示  
優崇使之分投巡訪勸諭深山窮谷必至教其  
不能督其不率面命耳提多方化導或素習頑  
梗之區亦可間行鄉約進見之時咨詢民瘼以  
通下情其於邑政必有裨補若巡訪勸諭著有  
成效者縣官備禮親造其廬重加獎勵如此庶

幾教化興行風俗可美後之守令不知教化爲  
先徒恃刑驅勢迫由其無愛民之實心若使果  
然視民如已子亦安忍不施教誨勸勉而輒加  
箠楚鞭撻孟子云善政不如善教之得民也况  
非善政乎守令之有志於愛民者其盍思之

○○獎勵湖廣統兵叅將史春牌

據副使楊璋呈稱遵奉本院牌案監督各營官兵照依二省刻定日期於十一月初一日午時攻破桶岡大峒賊徒皆已擒斬巢穴悉已掃蕩但湖廣官兵未知恐仍復前來非但無賊可勦抑且徒勞遠涉乞將湖廣官兵留屯彼地免其過境實爲彼此兩便等因到院看得桶岡天險先經夾勦圍困半年終不能下乃今一鼓而破斯固諸將用命軍士效力實亦湖廣兵威大振

有以懾服其心故破巢之日不敢四散奔潰以  
克收茲全功訪得湖廣統兵叅將史春紀律嚴  
明行陣肅整故能遠揚威武致茲克捷雖兵不  
接刃而先聲以張相應差官獎勵爲此牌差千  
戶高睿齋領後開花紅禮物前去湖廣郴州親  
送本官營內傳布本院獎勵之意以彰本官不  
顯之功

○○牌行招撫官

據縣丞舒富稟稱橫水等處新民廖成廖蒲廖  
斌等前來投招隨又招出別山餘黨唐貴安等  
一百四十二名口俱稱原繫被脇無辜乞要安  
撫照例糧差等因到院照得橫水桶岡諸賊已  
經本院親調官兵將賊首藍天鳳等悉已擒勦  
奏捷去後近准兵部咨奏奉勅旨橫水桶岡  
等處賊首謝志珊藍天鳳蕭貴模等既已擒勦  
地方寧靖有功官兵俱陞一級不願陞者照例

給賞此後但有未盡餘黨務要曲加招撫毋得再行勦戮有傷天地之和其橫水建立縣治俱依所奏施行備咨准此除查照通行外看得新民廖成等誠心投撫意已可嘉又能招出餘黨非但洗其既往之罪亦當錄其圖新之功况今奉有勅旨方欲大普弘仁而廖成等投順適當其時相應量加陞賞一以見朝廷之寬仁一以勵將來之向化爲此牌仰縣丞舒富卽將新民廖成授以領哨義官廖滿廖斌等各與巡

捕老人名目，令其分統，招出新民，編立牌甲，聽候調遣，殺賊更立新効，以贖舊愆，就於橫水新建縣城內，立屋居住，分撥田土，令其照例納糧當差，本官務加撫恤，毋令失所，有虧信義，仍仰諭各新民，俱要洗心滌慮，永爲良善，毋得聽信讐家恐嚇，妄生驚疑，自取罪累，及照見今農時已逼，新民人等，牛具田種，當未能備，今特發去商稅銀一百兩，就仰本官置買耕牛農器，分給各民，督令上緊趁時布種，其有見缺食用者，亦

與量給鹽米一應撫安綏來之策有可施行俱  
仰本官悉心議處呈



○○批將士爭功呈

據兵備僉事王大用呈樂昌縣知縣李增緝獲大賊首李斌等審驗明白續據湖廣永州府推官王瑞之呈稱廣東差人邀奪等情已拘知縣見在人役追出原得獲李斌金簪銀兩荷包見在顯是湖廣兵快計擒不得妄報掩飾看得邇者大征之舉湖廣實首其謀江廣亦協其力既名夾攻事同一體湖兵有失是亦廣兵之罪廣人有獲斯亦湖人之功况今賊首既擒則湖廣

領哨之官亦復何咎。雖云因虞得鹿而廣東計誘之人亦非無功。但求共成厥事何必已專其伐矧各呈詞亦無相遠。就如湖廣各官所呈。即廣人乘機捕獲之功。居然自見。就如廣東各官所呈。則湖官運謀驅逐之勞。亦自不掩。獲級者匹夫之所能爭功者。君子之大恥。仰該道備行湖廣守巡等官。彼此同心易氣。各自據實造冊。

○○辭免陞廕乞以原職致仕疏

臣於六月初六日准兵部咨爲捷音事該臣題該本部覆題節該奉 聖旨王守仁陞右副都

御史廕子一人做錦衣衛世襲百戶寫 勅獎

勵欽此欽遵臣聞 命驚惶莫知攸措感極而

懼若墜冰淵切念臣以章句陋儒過蒙 朝廷

滌瑕掩垢收錄於擯棄之餘既又求長於短拔

之閒散之中授以巡撫之寄其時臣以抱病在

告兩疏乞休偶值前官有託疾避難之嫌該部

論奏之義甚嚴。朝廷督責之旨又切。遂不遑他計。狼狽就途。蒞事之後。兵耗財匱。盜熾民窮。縮手四顧。莫措一籌。朝廷憫念地方之顛危。慮臣才微力弱。必致傾僨。謂其責任之不專。無以聯屬人心。賞罰之不重。無以作興士氣。號令之不肅。無以督調遠近。於是該部議假臣以賞罰。朝廷從而假之以賞罰。議給臣以旗牌。朝廷從而給之以旗牌。議改臣以提督之任。朝廷從而改之以提督之任。授之方略而不拘。

以制責其成功而不限以時由是臣以賞罰之  
柄而激勵三軍之氣以旗牌之重而號召遠近  
之兵以提督之權而紀綱八府一州之官吏伸  
縮如志舉動自由於是兵威漸振賊氣先奪成  
軍而出一鼓而破橫水再鼓而滅桶岡全師克  
捷振旅復舉又一鼓而破三泖再鼓而下九連  
皆役不再藉兵無挫刃分遣官屬賚執旗牌以  
麾督兩廣夾勦之師亦莫不畏威用命咸奏成  
功由是言之其始促臣之來蒞事者該部之議

朝廷之斷也。旗牌之能號召者。該部之議。朝  
廷之斷也。提督之能紀綱者。該部之議。朝  
廷之斷也。方畧之所分布。舉動之得展舒者。該部  
之議。朝廷之斷也。臣亦何功之有。而敢冒承  
其賞乎。譬之駑駘之馬。而得良御。齊輯乎轡銜  
之際。而緩急乎唇吻之和。內得於人心。外合於  
馬志。故雖駑駘下。亦能盡日之力。而至百里。人見  
其駑而百里。因謂之能。不知其能。致此皆御馬  
者。驅策之力。不然將數里而踣。或十數里而止。

矣。馬之疲勞，或誠有之，而遂以歸功於馬，其可乎？況臣驅逐之餘，疾病交作，手足麻痺，漸成廢人。前在賊巢，已嘗具本請罪，告病乞休，日夜伏候。允報，庶幾生還，猷畝乃今求退而獲進，請咎而蒙賞。雖臣貪冒，垂涎忍恥，苟得其如，朝廷賞功之典，何伏望皇上推原功之所始，無使賞有濫及，收回成命。臣苟有微勞，不加罪戮，容令仍以原職致仕，延餘喘於田野。如此，則上無濫恩，下無奸賞，宣力受任者得免於覆餗。

之誅量能度分者、獲遂其知止之願、臣無任感  
恩懼罪、懇切祈望之至。



○○○祭泐頭山神文

維正德十三年戊寅二月十五日甲申提督軍務都御史王某謹以剛鬣柔毛昭告於泐頭山川之神唯廣谷大川阜財興物以域民畜衆故古者諸侯祭封內山川亦唯其有功於民然地靈則人傑人之無良亦足以爲山川之羞茲土爲盜賊所盤據且數十年遠近之稱泐頭者皆曰賊巢耻莫大焉是豈山川之罪哉雖然清泐之井糞穢而不除久則同於厠溷矣丹鳳之穴

鴟狐聚而不去，久則化爲妖窟矣。糞穢之所過者，掩鼻妖孽之窟，人將持刃燔燎環而攻之，何者？其積聚招致使然也。誠使除其糞穢，刮剝滌蕩，將不終朝而復其清冽。鴟狐逐而鸞鳳歸，妖孽之窟還爲孕祥育瑞之所矣。今茲土之山川亦何以異於是？守仁奉天子明命來鎮四陲，憤洩賊之兇悖，民苦荼毒無所控籲，故邇者計擒渠魁，提兵搗其巢穴，所向克捷，動獲如意，斯固人怨神怒，天人順應之理。將或茲土山川之

神厭惡兇殘思一洗其積辱陰有以相協假手於予今駐兵彌月雖巢穴掃蕩十且八九然漏殄之徒尚有潛逃小民不能無怨於山川之神爲之逋逃至萃淵數也今予提兵深入豈獨除民之害亦爲山川之神雪其恥夫安舊染棄新圖非中人之情而况於鬼神乎今此殘徒勢窮力屈亦方遣人投招將順而撫之則慮其無革心之誠復遺患於日後逆而弗受又恐其或出於誠心殺之有不忍也神其陰有以相協使此

殘冠而果誠心邪。卽益佑其衷。俾盡攜其黨類。自縛來投。若水之赴壑。予將隄沿停畜之。如其設詐懷奸。卽陰奪其魄。張我軍威。風驅電掃。一鼓而殲之。茲唯下民之福。亦唯神明之休。壇而祀之。神亦永永無作。唯神實鑒圖之。

○○○涑頭捷音疏

據江西按察司分巡嶺北道兵備副使楊璋呈  
據一哨統兵守備南贛二府地方以都指揮體  
統行事指揮使郝文呈稱統領安遠縣義民孫  
洪舜等兵於本年正月初七日攻破曲潭等巢  
十一日攻破半逕等巢共五處二月二十六日  
與賊戰於水源等處擒斬大賊首吳積祥陳秀  
謙張秀鼎等七名顆賊從陳希九等一百二十  
六名顆俘獲賊屬男婦五十六名口燒毀賊巢

房屋禾倉二百五十三間及奪獲器械等物二  
哨統兵贛州府知府邢珣呈稱督同同知夏克  
義知縣王天與典史梁儀老人葉秀芳等官兵  
於正月初七等日攻破芳竹湖等巢初九日攻  
破黃田坳等巢共四處二十五等日覆賊於白  
沙二月十六日與賊戰於芳竹湖等處擒斬大  
賊首黃佐張廷和王蠻師劉欽等一十名顆賊  
從黃密等二百六十名顆俘獲賊屬男婦八十  
三名口燒毀賊巢房屋禾倉二百二十二間及

奪獲賊仗牛馬等項三哨領兵廣東惠州府知府陳祿呈稱督同通判徐璣新民盧琢等官兵於正月初七等日攻破熱水等巢初九等日攻破鐵石障等巢共五處二十五等日覆賊於五花障等處二月初二等日與賊戰於和平等處擒斬大賊首陳活鷄黃弘閏張玉林等十一名顆賊從李廷祥四百三十一名顆俘獲賊屬男婦二百二十名口燒毀賊巢房屋禾倉五百七十二間及奪獲器械賊銀牛馬等項四哨統兵

南安府知府季敷呈稱統領訓導藍鐸百長許洪等官兵於正月初三等日攻破右坑等巢十一日攻破新田逕等巢共四處二十七等日覆賊於北山又與戰於風門奧等處擒斬大賊首劉成珍等四名顆賊從胡貴琢等一百三十名顆俘獲賊屬男婦一百六十五名口燒毀賊巢房屋禾倉七十三間及奪獲賊銀等物五哨統兵贛州衛指揮僉事余恩呈稱統領新民百長王受黃金巢等兵於正月初七日會同推官危



壽千戶孟俊攻破上中下三洲大巢十一日攻  
破空背等巢共四處二十五日覆賊於銀坑水  
等處擒斬大賊首賴振祿王貴洪李全鄒一唯  
等九名顆賊從賴賤仔等三百五十名顆俘獲  
賊屬男婦六十二名口燒毀賊巢房屋禾倉三  
百二十一間及奪獲器械牛馬等項六哨統兵  
贛州衛指揮僉事姚壘呈稱統領新民梅南春  
等兵於正月初七日攻破淡方等巢初九日攻  
破岑岡等巢共四處二十七日覆賊於烏虎鎮

擒斬大賊首謝鑿曾、用奇等五名，顆賊從盧任龍一百九十九名，顆俘獲賊屬男婦一百一十二名，口、燒毀賊巢、房屋、禾倉三百七十間，及奪獲器械、牛馬等項七哨，統兵贛州府推官危壽呈稱統領義官葉方等兵，於正月初七日會同指揮余恩、千戶孟俊攻破上中下三泖大巢，初十等日，攻破鎮里寨等巢，共四處，二十七日，覆賊於中村等處，擒斬大賊首池仲寧、高允賢、池仲安、朱萬林、根等十二名，顆賊從黃穩等二百

一十一名。顆俘獲賊屬男婦三十三名口。燒毀賊巢房屋禾倉三百二十三間。及奪獲賊仗牛馬等項八哨。統兵贛州衛千戶孟俊呈稱統領義官陳英、鄭志、高新民、盧珂等兵。於正月初七等日會同指揮余恩推官危壽攻破上中下三洲大巢。初十等日攻破大門山等巢。共六處擒斬大賊首謝鳳經、吳宇、張廷興、石榮等九名。顆賊從張角子等一百九十二名。顆俘獲賊屬男婦一百四十三名口。燒毀賊巢房屋禾倉一百

七十三間及奪獲器械牛馬贓銀等項九哨統  
兵南康縣縣丞舒富呈稱統領義民趙志標等  
兵於正月十一等日攻破旗嶺等巢共二處二  
月十四日與賊戰於乾村等處擒斬賊從劉三  
一百七名顆俘獲賊屬男婦二十一名口燒毀  
賊巢房屋禾倉五十三間及奪獲器械等物等  
因各呈報到道查得先爲地方緊急賊情事據  
信豐縣所呈稱正德十二年二月初七日龍南  
縣賊首黃秀魁糾合廣東賊首池仲容等突來

本縣殺人放火見今攻城不退乞要發兵救援等因該本道議委經歷王祚縣丞舒富領兵勦捕斬獲賊級四顆被賊殺死報効義士楊習舉等十名執去經歷王祚隨該本道親詣該縣暫將各賊招安發回原巢經歷王祚送出叅將失事知縣王天爵盧鳳千戶鄭鐸朱誠洪恩主簿周鎮鎮撫劉鏜等俱各有罪及將前賊應勦緣由呈詳轉達具奏外正德十三年正月初三日奉提督軍門紙牌議照上猶等縣賊巢既平

廣東龍川縣泃頭等處賊巢奉有 成命應該

會勦其大賊首池仲容等本院已行計誘擒獲見今軍勢頗振若不乘此機會出其不意搗其不備坐視以待廣兵之來未免有失事機之會本院除遵奉 勅諭內自行量調官軍設法勦

捕事理部勒兵衆分布哨道行仰守備指揮并知府等官郊文陳祥等統領各授進止方畧外備行本職前去軍前紀驗功次及催各哨官兵上緊依期進勦仍行巡按衙門前來覈實施行

等因隨呈巡按江西監察御史屠僑批行本道  
先行紀驗明白通候覈實施行依奉督率各省  
官兵依期進勦去後今據前因除將前項功次  
俱類巡按衙門會審紀驗明白生擒賊犯解赴  
提督軍門斬首梟示賊屬男婦變賣銀兩器械  
贓仗贓銀俱貯庫外參照涑頭大賊首池仲容  
池仲寧池仲安高允賢李全等盤據一方歷有  
歲年僭稱王號偽設官職廣東翁源龍川始興  
江西龍南信豐安遠會昌等縣屢被攻圍城池

殺害官軍焚燒村寨虜殺男婦歲無虛日曾經  
狼兵夾攻數次俱被漏網是乃衆賊奸雄之巨  
擘三省羣盜之根源也今幸天奪其魄仲容束  
手就擒仲寧仲安等一時授首各巢賊從擒斬  
殆盡永期安輯呈乞照詳轉達等因據呈到臣  
卷查先爲地方緊急賊情事准兵部咨該巡按  
江西監察御史屠僑奏該本部覆題節奉 聖  
旨是這地方賊情着都御史王守仁自行量調  
官軍設法勦捕欽此及爲申明賞罰以勵人心



事准兵部覆題請 勅南贛等處都御史假以  
提督軍務名目給與旗牌應用以振軍威一應  
軍馬錢糧事宜徑自便宜區畫如遇盜賊入境  
即便調兵勦殺不許踵襲舊弊招撫重爲民患  
所部官軍若在軍前違期逗遛退縮俱聽以軍  
法從事生擒盜賊亦聽斬首示衆賊級聽本處  
兵備會同該道守巡官即時紀驗明白備行江  
西按察司造冊奏繳查照勦殺南方蠻賊見行  
舊例議擬陞賞等因具題奉 聖旨是王守仁

着提督南贛汀漳等處軍務換勅與他其餘事宜各依擬行欽此又爲地方緊急賊情事准兵部覆題看得所奏攻治盜賊二說就令差來人賈文交與都御史王守仁悉依前項申明賞罰事理便宜行事期於功成不限以時相機攻勦等因具題節該奉 聖旨是欽此陸續備咨到臣俱經通行撫屬四省各道守巡兵備守備等官一體欽遵并咨總督兩廣左都御史陳金查照外續該臣看得南贛盜賊其在南安之橫水

桶岡諸巢則接境於湖柳在贛州之瀏頭湖岡諸巢則連界於閩廣接境於湖柳者賊衆而勢散恃山谿之險以爲固連界於閩廣者賊狡而勢聚結黨與之助以相援臣等遵奉勅諭及查照兵部咨示方略初議先攻橫水次攻桶岡而末乃與廣東會兵徐圖瀏頭如攻堅木先其易者後其節目自正德十二年九月臣等議將進兵橫水恐洩賊乘虛出擾思有以沮離其黨臣乃自爲告諭具述禍福利害使報効生員黃

者數十問所以攻勦之策皆以此賊狡詐兇悍  
非比他賊其出劫行剽皆有深謀人不能測自  
知惡極罪大國法難容故其所以扞拒之備  
亦極險譎前此兩經夾勦皆狼兵二三萬竟亦  
不能大捷後雖敗逃所殺傷亦略相當近年以  
來奸謀愈熟惡熾益熾官府無可奈何每以調  
狼兵恐之彼輒謾曰狼兵易與耳縱調他來也  
須半年我縱避他只消一月其意謂狼兵之來  
不能速其留不能久也是以益無忌憚今已僭

餘悉以爲兵使從征橫水十月十二日臣等已破橫水仲容等聞之始懼計臣等必且以次加兵於是集其酋豪池仲寧高飛甲等謀使其弟池仲安率老弱二百餘徒亦赴臣所投招求隨衆立効意在緩兵因而窺覘虛實乘間內應臣逆知其謀陽許之及臣進攻桶岡使領其衆截路于上新地以遠其歸途內嚴警禦之備以防其釁外示寬假之形以安其心陰使人分召鄰賊諸縣被賊害者皆詣軍門計事旬日之間至

表義民周祥等往諭各賊因皆賜以銀布一時賊黨亦多感動各寨酋長黃金巢劉遜劉粗眉溫仲秀等遂皆願從表等出投唯大賊首池仲容卽池大鬚獨憤然謂其衆曰我等做賊已非一年官府來招亦非一次此亦何足爲憑待金巢等到官後果無他說我等遣人出投亦未爲晚其時臣等兵力旣未能分意且羈縻今勿出爲患故亦不復與較金巢等至臣乃釋其罪按誠厚撫各願出力殺賊立効於是藉其衆五百

號設官、奸計逆謀、尤非昔比、必欲除之、非大調  
狼兵、事恐難濟、臣以爲兵無常勢、在因敵變化  
而制勝、今各賊狃於故常、且謂必待狼兵而後  
敢攻、此所以不必狼兵而可以攻之也、乃爲密  
畫方略、使數十人者、各歸部集、候我兵有期、則  
據隘遏賊、十一月、賊聞臣等復破桶岡、益懼爲  
戰守備、臣使人至賊所、賜各酋長牛酒、以察其  
變、賊度不可隱、則詐稱龍川新民盧珂、鄭志高  
等、將掩襲之、是以密爲之防、非敢虞官兵也、臣

亦陽信其言。因復陽怒盧珂鄭志高等擅兵讐殺移檄龍川使廉其實且趣各賊伐木開道將回兵自涑頭取道往討之。賊聞以爲臣等實有爲之之意。又恐假道伐之。且喜且懼。因遣來謝且請無勞官兵當悉力自防禦。盧珂鄭志高陳英者皆龍川舊招新民有衆三千餘。遠近皆爲仲容所勸。而三人者獨與之抗。故賊深讐忌之。十二月望臣兵回至南康。盧珂鄭志高等各來告變。謂池仲容等僭號設官。今已點集兵衆號



召遠近各巢賊首，授以總兵都督等偽官，使候

三省夾攻之兵。一至，卽同時並舉，行其不軌之

謀。及以偽授盧珂等官爵，金龍霸王印信、文書

一紙粘狀來首。臣先已諜知其事。及珂等來，卽

陽怒，以爲爾等擅兵仇殺投招之人，罪已當死。

今又造此不根之言，乘機誣陷。且池仲容等方

遣其弟領兵報効，誠心向化。安得有此。遂收縛

珂等將斬之。時池仲安之屬方在營，見珂等入

營，大驚懼。至是皆喜，羅拜懽呼，競訴珂等罪惡。

臣因亦陽令具狀謂將并拘其黨屬盡斬之於是遂械繫盧珂而使人密喻以陽怒之意欲以誘致仲容諸賊且使盧珂等先遣人歸集其衆候珂等既還乃發臣又使生員黃表聽選官雷濟往喻仲容使勿以此自疑密購其所親信陰說之使自來投訴二十日臣兵已還贛乃張樂大享將士下令城中今南安賊巢皆已掃蕩而洲頭新民又皆誠心歸化地方自此可以無虞民久勞苦亦宜暫休爲樂遂散兵使各歸農示

不復用而使池仲安亦領衆歸助其兄防守且云盧珂等雖已繫於此恐其黨致怨或掩爾不虞仲安歸具言其故賊衆皆喜臣又使指揮余恩賚曆往賜仲容等令毋撤備以防盧珂諸黨賊衆益喜黃表雷濟因復說仲容今官府所以安輯勞來爾等甚厚何可不親往一謝况盧珂等日夜哀訴反狀乞官府試拘爾等若拘而不至者卽可以證反狀之實今若不待拘而往因面訴珂等罪惡官府必益信爾無他而謂珂等

爲詐殺之必矣。所購親信者，復從力贊仲容。然  
之，乃謂其衆曰：「若要伸，先用屈。」贛州伎倆亦須  
親往勘破，遂定議，率其麾下四十餘人，自詣贛  
臣使人探知，仲容已就道，乃密遣人先行屬縣  
勒兵分哨，道候報而發。又使千戶孟俊先至龍  
川，督集盧珂、鄭志高、陳英等兵，然以道經湫巢  
恐搖諸賊，則別賫一牌以拘捕盧珂等黨，屬爲  
名。各賊聞俊往，果遮迎問故。俊出牌視之，乃皆  
羅拜，相爭導送出境。俊已至龍川，始發牌部勒。

盧珂等兵衆賊聞之皆以爲拘捕其屬不復爲  
意。閏十二月二十三日仲容等至贛見各營官  
兵皆已散歸而街市多張燈設戲爲樂信以爲  
不復用兵密賂獄卒私往覘盧珂等又果械繫  
深固仲容乃大喜遣人歸報其屬曰乃今吾事  
始得萬全矣臣乃夜釋盧珂鄭志高等使馳歸  
發兵而令所屬官僚次設羊酒日犒仲容等以  
緩其歸正月三日度盧珂等已至家所遣屬縣  
是矣勒兵當已大集臣乃設犒於庭先伏甲士引仲

後服者謀仲容等

容入并其黨悉擒之出盧珂等所告狀訊鞫皆  
伏遂寘於獄而夜使人趨發屬縣兵期以初七  
日同時入巢於是知府陳祥兵從龍川縣和平  
都入指揮姚璽兵從龍川縣烏虎鎮入千戶孟  
俊兵從龍川縣平地水入指揮余恩兵從龍南  
縣高沙保入推官危壽兵從龍南縣南平入知  
府邢珣兵從龍南縣太平保入守備指揮郊文  
兵從龍南縣冷水逕入知府季敦兵從信豐縣  
黃田岡入縣丞舒富兵從信豐縣烏逕入臣自

率帳下官兵從龍南縣冷水逕直搗下洲大巢。而使各哨分路同時並進會於三洲。先是賊徒得池仲容報謂贛州兵已罷歸皆已弛備散處各巢。至是驟聞官兵四路並進皆驚懼失措。乃分投出禦而悉其精銳千餘據險設伏併勢迎敵於龍子嶺。我兵聚爲三衝犄角而前指揮余恩所領百長王受兵首與賊遇大戰良久賊敗却。王受等奮追里許賊伏兵四起奮擊王受推官危壽所領義官葉芳兵鼓噪而前復奮擊賊。

伏兵後。千戶孟俊兵從傍繞出岡背。橫衝賊伏。與王受合兵。於是賊乃大敗奔潰。呼聲震山谷。我兵乘勝逐北。遂克上中下三洲。各哨官兵遙聞三洲大巢已破。皆奮勇齊進。各賊皆潰敗。知府陳祥兵遂破蕪水巢。五花障巢。指揮姚璽兵遂破淡方巢。石門山巢。上下陵巢。知府邢珣兵遂破芳竹湖。白沙巢。守備指揮邾文兵遂破曲潭巢。赤唐巢。知府季敦兵遂破右坑巢。三坑巢。是日擒斬首從賊八賊。級俘獲賊屬男婦牛馬。



器仗數多其餘墮嵯填谷死者不可勝計是夜賊復奔聚未破巢穴次日早乃令各哨官兵探賊所往分投急擊初九日知府陳祥兵破鐵石障巢半角山巢獲賊首金龍霸王印信旗袍知府邢珣兵破黃田坳巢指揮姚璽兵破岑岡巢指揮余恩兵破唐含洞巢溪尾巢初十日千戶孟俊兵破大門山巢推官危壽兵破鎮里寨巢十一日知府邢珣兵破中村巢守備邾文兵破半逕巢都坑巢尺八嶺巢知府季敷兵破新田

逕巢古池巢指揮余恩兵破空背巢縣丞舒富  
兵破旗嶺巢頓岡巢十三日千戶孟俊兵破狗  
脚坳巢水晶洞巢五湖巢藍州巢十六日推官  
危壽兵破風盤巢茶山巢連日各擒斬首從賊  
人賊級并俘獲賊屬男婦牛馬器械數多然各  
巢奔散之賊其精悍者尚八百餘徒復哨聚九  
連大山扼險自固當臣看得九連山勢極高橫  
亘數百餘里四面斬絕我兵既不得進而其內  
接龍門山後諸處賊巢以百數若我兵進逼

賊必奔往其間誘擊諸巢相連而起勢益難制然彼中既無把截之兵欲從傍縣潛軍斷其後路必須半月始達緩不及事止有賊所屯據崖壁之下一道可通然賊已據險自上發石滾木我兵百無一全於是乃選精銳七百餘人皆衣妙所得賊衣佯若奔潰者乘暮直衝賊所據崖下澗道而過賊以爲各巢敗散之黨皆從崖下招呼我兵亦佯與呼應賊疑不敢擊已度險遂扼斷其後路次日賊始知爲我兵并勢衝敵我兵

已據險從上下擊賊不能支乃退敗臣度其必潰預令各哨官兵四路設伏以待賊果分隊潛遯二十五日知府陳祥兵覆賊於五花障知府邢珣兵覆賊於白沙指揮余恩兵覆賊於銀坑水二十七日指揮姚璽兵覆賊於烏虎鎮推官危壽兵覆賊於中村知府季敷兵覆賊於北山又戰於風門奧其餘奔散殘黨尚三百餘徒分逃上下坪黃田坳諸處各哨官兵復黏踪會追二月初二日知府陳祥兵復與賊戰於平和初

五日復戰於上坪下坪初八日推官危壽指揮  
余恩兵復與賊戰於黃坳十二日知府陳祥兵  
復與賊戰於鐵障山十四日縣丞舒富兵復與  
賊戰於乾村又戰於黎樹十四日知府邢珣季  
敷兵復與賊戰於芳竹湖二十三日縣丞舒富  
兵復與賊戰於北順又戰於和洞二十六日守  
備鄭文兵復與賊戰於水源戰於長吉戰於天  
堂寨連日擒斬首從賊人賊級數多三月初三  
日據鄉導人等四路爪探皆以爲各巢積惡兇

狡之賊皆已擒斬畧盡唯餘黨張仲全等二百餘徒其間多繫老弱及遠近村寨一時爲賊所驅脇從惡未久之人今皆勢窮計迫聚於九連谷口呼號痛哭誠心投招臣遣報効生員黃表往驗虛實果如所探因引其叩首張仲全等數人前來投見訴其被脇不得已之情臣量加責治隨遣知府邢珣往撫其衆藉其名數遂安插於白沙初七日據知府邢珣等呈稱我兵自去歲二月從征闖寇迄今一年有餘未獲少休今

幸各巢賊已掃蕩，餘黨不多，又蒙俯順招安，况今陰雨連綿，人多疾疫，兼之農功已動，人懷耕作，合無俯順下情，還師息衆，及義官葉芳等，并各鄉村居民，亦告前情。臣因親行相視險易，督同副使楊璋、知府陳祥等，經理立縣設隘，可以久安長治之策，留兵防守而歸。蓋本年正月初七日起，至三月初八日止，前後兩月之間，通共搗通巢穴三十八處，擒斬大賊首二十九名，顛次賊首三十八名，顛賊從二千零六名，顛俘獲

賊屬男婦八百九十名口奪獲牛馬一百二十  
二隻匹器械賊仗二千八百七十件把賊銀七  
十兩六錢六分總計擒斬俘獲奪獲共五千九  
百五十五名顆口隻匹件把俱經行令兵備等  
官審驗紀錄仍行紀功御史覈實施行具由呈  
報去後今據前因臣等會同江西巡按御史屠  
僑廣東巡按御史毛鳳叅照大賊首池仲容等  
荼毒萬民騷擾三省陰圖不軌積有年歲設官  
僭號罪惡滔天比之上猶諸賊尤爲桀驁難制



蓋上猶諸賊雖有僭竊不軌之名，而徒唯劫掠  
焚燒是嗜，至於剝頭諸賊，雖亦剽劫擄掠是資，  
而實懷僭擬割據之志，故其招致四方無藉，隱  
匿遠近妖邪，日夜規圖，漸成奸計，兼之賊首池  
仲容、池仲安等，又皆力搏猛虎，捷競飛猱，兇惡  
之名，久已著聞，四方賊黨，素所向服，是以負固  
恃頑，屢征益熾，前此知其無可奈何，亦唯苟且  
招安，以幸無事，其實無救荼毒之慘，益養奸宄  
之謀，今乃臣等驅不練之兵，資缺乏之費，不踰

兩月而破奸雄不制之虜以除三省數十年之患此非朝廷威德廟堂成算何以及此臣等切惟天下之事成於責任之專一而敗於職守之分撓就今事而言前此嘗夾攻二次計勦數番以兵則前者強而今者弱前者數萬而今者數千以時則前者期年而今者兩月以費則前者再倍而今者什一以任事之人則前者多智謀老練之士而今者乃若臣之迂踈淺劣然而計功較績顧反有加於昔何哉實由朝廷之

上明見萬里洞察徃弊處置得宜既假臣以賞  
罰之權復改臣以提督之任既以兵忌遙制而  
重各省專征之責又慮事或牽徂而抑守臣干  
預之請授之方畧而不拘以制責其功成而不  
限以時以故 詔旨一頒而賊先破膽奪氣咨  
文一布而人皆踴躍爭先効謀者知無沮撓之  
患而務竟其功希賞者知無侵削之弊而畢致  
其死是乃所謂得先勝之算於廟堂收折衝之  
功於樽俎實用兵之要道制事之良法也事每

如此天下之治有不足成者矣。臣等偶叨任使，何幸濫竿成功，敢是獻捷之餘，拜手稽首以賀。伏願皇上推成功之所自，原發縱之有因，庶無僭賞，以旌始謀。及照兵備副使楊璋、監軍給餉紀功督戰備歷辛勤，宜加顯擢。守備指揮郝文、知府陳祥、邢珣、李敷、推官危壽、指揮余恩、姚璽、及千戶孟俊、縣丞舒富等，皆身親行陳，屢立戰功，俱合獎擢。庶示激揚，以爲後勸。臣本凡庸，繆當重任，偶逢事機之會，幸免覆餗之誅，然功

非其才，福已踰分，遂沾痿痺之疾，旣成廢棄之人，除已別行請罪乞休外，緣繫捷音及該兵部議擬期於成功，不限以時，題奉欽依事理爲此具本題。